

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(林元度)

目錄：

第一篇 揀選十字架

- 1.你更好是聽他的話
- 2.你還不知道十字架麼
- 3.我就是叫他施浸
- 4.我常常喜歡把自己送去挨罵
- 5.甘願服下來接受十字架的破碎
- 6.我要揀選十字架
- 7.要緊的是背十字架
- 8.你今後願意在我手中麼
- 9.接受十字架捨己
- 10.關心同工們學習十字架
- 11.要作一個蒙神大大祝福的人
- 12.認識神的人都不是講理由的
- 13.只有權柄是事實不是理由和是非
- 14.求神拯救我們脫離一切「為甚麼」
- 15.我稱頌你的道路
- 16.學習順服不批評頂撞

第二篇 不表白不辯護不為自己說甚麼

- 1.以為他跑去玩了
- 2.為什麼不告訴她那是你母親
- 3.如去解釋我就沒有十字架了
- 4.拍桌罵他
- 5.受責罵只點頭
- 6.為什麼不解釋而只說謝謝
- 7.廣傳長篇文章批評控告他
- 8.沒有說負責弟兄怎樣冤枉他
- 9.只向他們笑一笑
- 10.婚姻風波

第三篇 諸般的苦難

- 1.苦難使他有職事
- 2.耶穌的殺死產生生命的職事
- 3.作神話語職事需要重組過的性格
- 4.聖靈帶著你出去
- 5.同義樂譜不同樂器
- 6.苦難學了真實的功課
- 7.藉付代價學了東西
- 8.受苦使人結實有用
- 9.生命成熟是接受聖靈管治的總和
- 10.水漲高五尺好
- 11.受過貧窮的苦難
- 12.一床一幾一凳一饅頭
- 13.受到基督教的各種逼迫
- 14.學動機清潔的功課
- 15.這是政治家的作風
- 16.持異議者給他痛苦
- 17.受到不成熟與無能之人的痛苦
- 18.人的頑梗叫他痛苦
- 19.有野心的弟兄使他受苦
- 20.疾病是神給他的一根刺
- 21.他的家庭也有叫他受苦之處
- 22.在我裡頭造一個給我豐富的機會

第四篇 破碎

- 1.天然的能力被他摸了一把
- 2.嘗到了神按背脊骨的經歷
- 3.工作的三項重要原則
- 4.這不過是天然的好義
- 5.葡萄一生的事
- 6.致信說「破碎」
- 7.要接受聖靈的管治-對付破碎合組織
- 8.傷風有何教訓
- 9.破碎外面的人叫靈出來
- 10.你怎沒有傷痕
- 11.職事與破碎
- 12.付厲害的代價接受破碎

- 13.一直講「破碎」與「建造」
- 14.為著身體求十字架的破碎
- 15.受破碎棄絕個人主義
- 16.在他一生絕不更換同工
- 17.他都能饒恕若無其事發生
- 18.一切境遇都為擴大我們
- 19.無論如何你們不可以打他
- 20.意志心思服在聖靈管治之下
- 21.攻克己身破碎自己

【序言】

帶進主恢復的倪弟兄，有豐富真理的亮光；這是由於他承受了歷代所積蓄真理的亮光，加上他自己直接從主得著啟示所給的真理的亮光。

他也有豐盛的生命。李弟兄說，帶領過他的和受恩教士是一撒種的人；倪弟兄也是一個撒種的人，聚會中有他在，或許沒有甚麼禱告，或許詩也唱不好，但大家還是覺得有神同在。有位在上海的弟兄作見證說，他初次聽見倪弟兄說話時，連倪弟兄提到主的名，對他也覺得甘甜；倪弟兄在主名裡一個簡短的禱告，就使他被主抓住了。倪弟兄的職事像種子撒在許多尋求主，和愛主的人的深處，使他們愛主更深，並在主裡長大。

他之能有豐盛的生命，在於他在年青，一開始事奉主，就學習十字架的功課。他是聽余慈度姊妹傳福音得救的。他也是從兩位姊妹，和受恩教士和賓路易師母得造就的；他從她們認識了十字架（賓路易師母可稱作[十字架的使徒]，和受恩教士也是從她學了十字架的功課）。我們若要得豐盛的生命，作一撒種的人，就得接受十字架進入我們的心。倪弟兄樹立了好榜樣，我們當效法之；這是編寫本書的出發點。

【第一篇 揀選十字架】

1. **【你更好是聽他的話】**倪弟兄年青時，一開頭事奉主，就學習十字架的功課。那時他們有七個同工，每週五在一起聚會；但其中大部分時間，都花在他自己和另一位同工的辯論上。那位同工比他大五歲，無論他怎樣爭，那位弟兄偏不聽，惟一的理由就是那位弟兄比他大五歲。他雖甚麼理由都可以爭，但他不能爭說，他比那位弟兄大五歲。那時，幾乎每星期六他都去和受恩教士那裡。他心裡不服氣，就向和教士申訴那位弟兄的態度，把他們所爭的事告訴她，請她評評看，到底是誰對？可是她不說對，也不說不對，她兩眼盯著說：[你更好是聽他的話。]他心裡不服，就說：[如果是我對，就說對；如果是我不對，就說不對；為什麼說：『更好是聽他的話』？]她說：[在主裡面，年紀小的，應當聽年紀大的。]他氣極了，就說：[在主裡，如果年紀小的是對的，也應當聽在主裡年紀大的是錯的人麼？]她仍

是笑笑地說：「你更好是聽他的話。」他就為自己辯護說：「這樣，我作不來，基督徒也該按道理行事。」他說：「不是理由的對錯，是看聖經怎麼說。聖經說，年幼的應當順服年長的。」他聽了，最後只有回家去哭，恨自己為什麼不比那位弟兄早一點出生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2.【你還不知道十字架麼】一九二三年春天，有十八位剛信主的青年人要受浸。有三個人在那裡談施浸的事，倪弟兄年紀最小，王弟兄比他大五歲，還有一位吳弟兄，比王弟兄還大七歲。倪弟兄就想：王弟兄比我大五歲，所以平日甚麼事情，我都要聽他；現在吳弟兄比他還大，看他聽不聽吳弟兄。後來他們在一起談，那知吳弟兄所講的，倪弟兄所講的，他都不聽。他們無論怎麼講，他都一概不聽。弄到末了，他說，你們不來，我來好了。倪弟兄就想，豈有此理；如果能是這樣的話，世界上就沒有是非了。倪弟兄九到常帶領他的和教士那裡去，問她說：「現在有一件事是這樣，你現在怎麼說；叫我生氣的，就是他這一個人沒有是非。」她站起來說：「你到今天還沒有看見甚麼是基督的生命麼？幾個月來你一直要說你是對的，你的弟兄是錯的；但你是否想到，當你說到這事時，你這個人對麼？你裡頭的光景如何？你還不知道十字架麼？你所爭的是事情對的問題；我所爭的是十字架生命的問題。」她又問倪弟兄說：「你想你這樣作是對的；你想這樣告訴我是對的；以道理來說，都是對的。但我問你，你裡面怎樣？你裡面感覺怎樣？」倪弟兄只得承認說：「以道理來說，是對的；但以裡面生命來說，實在是錯的。」

後來，倪弟兄在初信造就中「信徒的反應」那一篇裡說，十字架的第一個功課，就是教我們不講理。我們根本不是憑著對錯和人講理。所有的講理由都不是在信徒的範圍之內。你如果落到一個地步，和人講理由，你就離開了基督徒的地位。

倪弟兄說，當我們每一次開口的時候，要斷定事情的時候，讓我們在主面前問主說：「這是不是是非的斷定，或者是生命在我裡面的引導。主，讓我們看見屬靈的和屬肉體的不同；叫我們徹底地看見裡面的亮光和律法的不同。主，拯救我們脫離死亡的道路。我們活在分別是非上是錯的，讓我們看見分別是非是罪，分別是非是死亡；因為只有住在死亡裡的人才會這樣作。住在生命裡的人要受生命的引導，是生命在那裡引導。主，原你在我們中間，叫這件事被我們徹底地被看見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3.【我就是他施浸】李弟兄說，倪弟兄比另外一個弟兄少了五歲，和教士看出倪弟兄這個少年人非受壓不可，所以在凡事上，都把他擺在那個年長五歲的弟兄底下。倪弟兄很受不了；但他越受不了，和姊妹越壓他，非要他服不可。有一天，有一些得救的人，這些人都是倪弟兄帶得救的，他統統帶到和教士跟前，預備受浸。倪弟兄覺得這些人是我傳福音帶得救的，自然應該歸我來給他們施浸；和姊妹卻安排了那個年長一點的弟兄來施浸。倪弟兄不服氣，就問說，為什麼？她說：他比你大。和他們在一起的，還有一位吳澹石弟兄，比王載年長。倪弟兄就藉此題議說：「吳弟兄比王載年長，所以該由他來施浸。」但她還是說，該由王載施浸。她這樣作，為要叫他學十字架的功課，學習不講理由，只要順從。

以後在另一個地方，有一次受浸的事。那個地方的一個弟兄比他小兩歲，倪弟兄就覺得這一次該

是我的分了。那知和教士又不安排他，反安排那個比他小一點的弟兄作。倪弟兄又問為什麼？他比我小兩歲。她說，不為什麼，我就是耍他施浸。他那時實在是受壓，學了功課，而後事過境遷，他一生不忘記所得的益處。

後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，在福建鼓浪嶼時，倪弟兄說：我現在可以對年幼的同工說，你若經不起十字架的磨練，就不會成為有用的器皿。只有羔羊的靈——溫柔、謙卑、和平、才是神所喜悅的。你的雄心、大志、幹才，在神面前都是無用的。我走過這條路。我必須常常承認我的錯處。我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中。問題不在於對不對，乃在於像不像背十字架的人。在教會中，對與不對都沒有地位；算得數的，乃是背十字架，並接受十字架的破碎；這才能流露神的生命，並成就神的旨意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4.【我常常喜歡把自己送去挨罵】倪弟兄告訴李弟兄，那時在福州，有好些青年人被主興起來，差不多有二、三十位青年弟兄姊妹都到和受恩教士那裡去得益處。和教士是一個既深且嚴的人，嚴到一個地步，幾乎件件事她都責備。所以沒有一個人不挨她罵的，罵到末了（不到五年）都溜了，只剩他一個人。以後李弟兄到南洋，碰到從前挨罵的人，證明這件事，說和教士真厲害，一直指著人罵，罵得大家都走了，只剩下倪弟兄一個人。

倪弟兄說，我常常喜歡把自己送去挨罵。我是特為挨罵去的。倪弟兄曾經告訴李弟兄，無論何時，他去見她，她總是責備，沒有別的。但是她越責備，倪弟兄越將自己送去挨罵，藉此得到了許多幫助。倪弟兄說，雖然在真理上他絕對承認姊妹們該蒙頭；但是他得救是藉著姊妹，得造就也是藉著姊妹。他是被余慈度姊妹帶得救的，得救後一又得著和受恩教士最大的幫助。

李弟兄說，我們要壓自己，不要叫自己輕省，不要讓自己自由，不要拯救自己，要像「默想葡萄一生的事」那首詩歌所說的：「我們現在默想葡萄一生的事，其路並不容易，其境也不安逸；生長不像野地野花，隨地隨意吐華；生成曲徑迷堂，生成款式百樣。…牠（指葡萄）拴是樁上，不能隨意生長，牠如伸肢長臂，也是架上被繫；牠就如此從了礫土，吸取牠的養生食物；不能自由揀選，不能遇難思遷。…」我們不要像野地野花，自由生長，隨意吐華。我們該像葡萄，拴在樁上，繫在架上。我們寧願受壓，被拴，被繫，不要自己自由，不要拯救自己。

少年人必須找一個人來壓自己：「人在少年負軛原是好的」（哀三 27）。不要一直等人壓，要自己壓自己；倪弟兄把自己送到和受恩教士那裡去受責備就是這樣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5.【甘願服下來接受十字架的破碎】倪弟兄初期的同工中，五個是他自小的同學。另外一個是從外面來的，比他大五歲。那五位總是站在這一位的一邊，來反對倪弟兄。他們不管怎麼樣，總是說他錯。許多事明明是他作的，功勞卻歸到他們身上。有時他被他們拒絕到一個地步，只有上山到神面前去哭。以前在學校時，他在全班中總是考第一，現在事奉神的事上，卻將他放在第二位。他不服，天天對神說，這個第二我受不了；因為我得到的權柄和榮耀太少。他們個個都站在那個比他年長同工的一邊；他受不了。後來蒙主憐憫，他願意被放在第二位，願意服下來的時候，他得到的喜樂比他得救時所得到的更見深廣。他甘願接受破碎，不作他想要作的；因此在他屬靈的道路上，一直充滿喜樂和平安。

他想主耶穌既是完全地順服在神手裡；他也願意這樣順服主。他本有神的形像，不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（參腓二 6）。他怎敢高過他的主呢！當他開始學習順服的時候，起初覺得很難過；但是以後就漸漸的容易，使他能夠在神面前對神說，我願意揀選十字架，接受破碎，放棄自己所有的意見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6.【我要揀選十字架】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，倪弟兄在福建鼓浪嶼見證他的揀選十字架。他說：一個信徒可以閱讀、研究、或講論十字架的道理；但不一定能接受十字架的功課，或真正認識十字架的道路。當我與同工配搭事奉時，主為我安排了許多十字架。許多時候我覺得為難，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對付，很難順服；但我裡面覺得，十字架是主所安排的，雖然艱難，我肯順服而接受就是對的。主在地上時，也是因受十字架的苦難，學了順從（參來五 8，腓二 8）。我豈可例外呢？我起頭學習十字架的功課時，約有八、九個月之久，不肯順服。我知道對於主所安排的十字架，該默默無聲地接受；但我立志順服不過是一時的。當事情來到時，我就很難順服，裡面滿了背叛的思想；我覺得很難過。

後我發現了，主為我所安排的十字架，對我實有益處。在我的同工中，有五個從小就是我的同學；另有一位是外面來的，比我大五歲。那五位總是站在這一位的一邊來反對我。不論我作什麼，他們總是說我錯。許多事是我作的，功勞卻歸給他們。有時我的意見，他們不接受，我就上山到神面前去哭。那時我寫了一些背十字架的詩歌，初次經歷什麼叫作「與基督的患難有交通」（腓三 10 原文）。當我與世界不能交通時，我就享受天上的交通。我得救二年，還不知道什麼是十字架；這時我才開始學習十字架的功課。

在學校中，在班上，我總是列於第一位；在事奉主的事上，我也要列於第一位。因此，當神將我放在第二位時，我就不服，天天對神說，我受不了，我得到的榮耀和權柄太少了，人人站在比我大的那位同工一邊。但是，今天我能從心裡感謝神，敬拜神說，這一切臨到我，都是神給我最好的訓練。神叫我遇見許多的難處，就是要我學習順服。最終我向神表示，我願意被放在第二位。當我肯服下來時，我所經歷的喜樂與得救時所經歷的不同；這喜樂不是廣的，乃是深的。又過了八、九個月，許多時候，我就願意被破碎，不作自己想要作的事；但在屬靈的路途上，裡面充滿了喜樂與平安。主服在神的手下，我也願意這樣順服。主本有神的形像，不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（參腓二 6），我豈敢在主之上麼？我初學順服時是艱難的，但越過就越覺得容易。最後我向神表示，我要揀選十字架，接受十字架的破碎，放下我自己的意思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7.【要緊的是背十字架】神把倪弟兄擺在那種環境中，為的是叫他能受聖靈的約束。神削去他性格上的稜角，使他事奉神能有一個溫柔，謙卑與和平的靈。一個人若不是背著十字架，他所作的，連他的志願、目的和能力都沒有多大的價值。問題不在乎對或不對，是在乎你像不像一個背十字架的人。在教會裡，對與不對都沒有地位，要緊的是背十字架，接受破碎；因為這樣才能流露他的生命，成就神的旨意。

因著他一開頭就學習了一生最寶貴的功課，領會什麼是十字架的意義，學了順服，接受了破碎，所以後來他能有幾十位的同工，並且能與任何人同工。十字架為著生命的流露，十字架也為著教會的

建造，叫人能配搭，能同工。但願我們都能從深處說出，哦，十字架，我接你進我心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8.【你今後願意在我手中麼】倪弟兄曾將他被革除的整個經過，細細交通給李弟兄聽。那時他離開福州，去杭州作工。有人寫信告訴他，說他被革除了。當時這事令他十分氣憤；但是主來問他：「你今後願意在我手中麼？或者願意在你自己的手中？」因此，他什麼也不能作。等到杭州工作一完，他就回家。在那裡大多數弟兄姊妹都是學生，也都是他帶領得救的。他們對於所發的通告，非常憤怒，他們不能接受，並且也都站在倪弟兄這一邊。他們到碼頭迎接倪弟兄。他一下船，那些年輕人就對他說：「倪弟兄，你必須採取行動，你不能接受這種開除。」當然他又一次受到一點激動。看看來的人都站在他一邊。他對他們說，他身體不舒服，有點暈船，叫他們中間幾個人，當晚到他家裡去。那晚去了不少的人。在他們未來之先，從主那裡有話來，要他不可有任何行動，不可為自己表白甚麼。許多人來了，到他那裡，擠成一堆，盼望有點甚麼反應；但他出來，非常平靜，告訴他們說：「弟兄們，我不能作甚麼，因為主不許我作。我惟一可作的事，就是今晚收拾行李，明天離開這裡。你們都要安靜。」許多人都哭了，非常失望，有些人因此就不再聚會。於是他離開了那裡。這是一九二四年發生的事。

詩歌第四六八首「我若稍微偏離正路，我要立刻舒服…」就是他在那時寫的，五十多年過去了，直到今天，這首詩還是非常感人，叫人靈得滋潤。在這裡有一個人，學習如何背十字架，學習如何不為自己表白，學習如何受苦而不開口。

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原則，不錯，教會乃是產自基督的生命，但也必須經過苦難。聖經也說，教會的產生是以種產難，正像婦人生產一樣。所以不要以為，我們去到一個地方，能輕易地建立起一個教會；沒有這件事。教會的產生是憑著基督的生命，也藉一些人的受苦；正如保羅所說的：「現在我為你們受苦，倒覺歡樂；並且為基督的身體，就是為教會，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」（西一24）又說：「…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，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」（加四19）

倪弟兄說，每一次信徒在苦難中不開口的時候，他就要看見十字架在那裡作工。所有的誤會，所有的不平，所有的不滿，只有一個原因，就是我們私下的自愛。最愚昧的人是埋怨的人。他越埋怨，就越埋在裡面；他越不平，就越陷在裡面；他越讓那些困難壓住，就越透不過氣來。如果你一直說，主阿，救我，一連五、六次，多念幾次，你就失敗了。得勝乃是在低下頭來，讚美主說：主，我讚美你的道路，你所替我安排的沒有錯，你所作的都是好的。

關於我們環境和肉身的難處，讓我們願意服在神手下。我們若發怨言，我們若反抗，神的手就越在我們身上。有一天，我們必須承認：「父，你的手該在我身上，這始終是對的。」原我們心的態度是：「父，你絕不會錯，凡我所遭遇的，都是對的；為著臨到我的一切，我讚美你。」但願神給我們一個啟示，看見這是神的手，跪下來對主說：「這是你，這是你，我接受。」我們至少得認識，那對付我們的手是誰的手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9.【接受十字架捨己】倪弟兄在一九三〇年左右，譯寫了一首又美又壯的詩，從這首詩，可以認識他這個人，是一個接受十字架而捨己的人。這首詩的作者據說是中世紀的聖法蘭西斯寫的，倪弟兄譯時，

加上末了的幾行。

讓我愛而不受感戴；讓我事而不受賞賜；

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；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。

只知傾酒，不知飲酒；只想擘餅，不想留餅。

倒出生命，來使人得幸福；捨棄安寧，來使人舒服。

不受體恤，不受眷顧；不受推崇，不受安撫。

寧可淒涼，寧可孤苦；寧可無告，寧可被負。

願意以血淚作為冠冕的代價；願意受虧損，來渡旅客的生涯。

因為當你活在這裡時，你也是如此的過日子；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，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適。

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遠，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再還原。

所以讓我學習你那樣的完全，時常被人辜負，心不生怨。

求你在這慘澹時期之內，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；

學習知道你是我的安慰，並求別人喜悅，以度此歲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0. 【關心同工們學習十字架】倪弟兄一開頭事奉，就學習了十字架的功課，他深知這事在事奉上極其重要。所以，後來他對同工們的學習十字架功課，十分關心，從他寫的幾封信，可以知之。

函一（寄自英國）…許多人在這裡很捧我；但是我的眼睛只望著主。我拒絕受外面的動而作甚麼？我是學習十字架的人，這些使我不能重看自己一點。人如果知道甚麼是效法他的死，就怎能在人面前求榮耀呢？…你知道我從來不勉強作人師傅（這是一個最可惡的態度），都是等人要求。這次亦然，主自己感動人來要求。…數次匯款，俱系二、三兄弟罄其財產以助。此外，普通熱心的人，對於奉獻更不如國內。有者須有人要求方肯。這些與我們根本就無分。我們無論多難，總要保守我們在主面前所持守的。試煉實在多；但是我們所信的到底是活的神。…讀「敞開的門」，真是叫人讚美神；但是我向神的呼求，是少年的同工，能知道十字架如何對付肉體，和天然的生命。…。

函二（在返國途中）…主施恩，明日船可到波賽，大約在印，在新均有些勾留，即可返滬。…「敞開的門」，真是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如果同工們缺乏作工的基本條件，則工作前途與「已往」的，將有何分別？但願主施恩。你出外走了這麼多地方，你相信麼？一切都在乎知道十字架如何對付了天然的能力。…。

函三（寄自英國）…弟逾過逾覺得，我們天然的人受約束的緊要。我們失去自由，就有生命的能力。兄以為然否？弟心裡所為同工擔心者，即知道甚麼是天然力量者的人並不多，更無論拒絕了；但是為著自己，我是歎息著追求清潔，沒有摻雜。但願神施恩。…。

函四（寄自英國）…年來弟所擔心者，即後進的弟兄，沒有經過十字架，並不知道肉體的敗壞。他們缺少雅各大腿脫臼的經歷。他們需要啟示，並被神摸著，以致肉體受了一生無法恢復的打擊——終身跛子。我們當初受神的對付，也許不覺得其寶貴，如今看見別人的需要，就知道了。…。

函五（寄自英國）…年來弟的工作，自然是注重於貴橡（英國史百克先生處）。…歐洲情形一如中國。許多工作與工人都不錯；但是都非由啟示而來，而一切根據於傳受者比比也。至於肉體的認識及

天然的拒絕，則一如國內，幾乎成為絕響。…貴橡一如其他地方，需要幫助，才能完全。…同時，你知道，我是不自為人師的。許多的地方，我知道神要用以幫助貴橡的；但是我那裡知道我不會錯？人是何等容易受自欺的夢想的支配，而以為自己是何等的要緊！所以我等著，我忍耐地等著。…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1.【要作一個蒙神大大祝福的人】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倪弟兄在同工聚會中，釋放一篇信息。他以五餅二魚的神跡，說到神的祝福。他說：「一切的工作，都是在於神的祝福。我們儘管忠心，並且非常殷勤；我們可能相信他能作，並且也禱告神作；但若神不祝福，那麼我們所有的忠心，殷勤，相信以及禱告都要落空。而另一方面，好像我們錯了，好像盼望都沒有了，只要神有祝福，還是有果子。」

「請看五餅二魚的神跡，關鍵不是在乎手中東西的多少，而是在乎那祝福的手。遲早我們都會認識，不是在乎我們的恩賜多少，能力多大，乃是在乎到底主給我們多少祝福。餅多少沒有多大用處，能養活人的，乃是主的祝福。」

「這個功課不容易學，許多人還不是仰望神的祝福，而是仰望手裡的那幾個餅。我們手裡的餅是非常的少，你越在那裡打算，工作就越不容易作，有時簡直無法作；但是神跡是在艱難中，不可能的情形中出來的。這個神跡是主的祝福產生的。今天的難處，憑著我們自己不能應付；但是主有辦法。在神的工作中，基本的問題是神的祝福。」

「我們要知道，我所不穀的，祝福都穀。我所不能應付的，祝福都能應付。祝福超過了我所趕不上的尺寸，我所趕不上的度量。當我們看見這個的時候，就會在每一件事上尋求神的祝福。手腕用不著，顧忌用不著，人的智慧，人委婉的言語都用不著，只信神的祝福，只仰望神的祝福。」

「要學習倚靠神的祝福，也要學習除去攔阻祝福的。工作作不起來，不要推到環境，推到別人身上，恐怕是因我們身上有攔阻神祝福的東西。主如果在我們身上能走得通，祝福應當是『無處可容』的。」

「我們每一個舉動，不是問對與不對，乃是問有沒有神的祝福。不是爭是或非的問題，乃是問神祝福不祝福。一同心，一站在一起，祝福就來；一爭執，祝福就停了。千萬不要爭執我們作的對不對，必須注意神有沒有祝福。我們活在地球上不是作對的事，乃是作要得神祝福的事。大衛作的事很錯，以撒沒有多大用處，雅各很狡猾；但是神都祝福。所以問題不是錯不錯，乃是神祝福不祝福。你可以爭，你可以對；但是神不祝福，就沒有用。有的人的話語，態度，意見會把主的祝福停止。我們裡頭該有繫心的感覺，非有主的祝福不可。祝福是講幾百，幾千靈魂的。祝福一破壞，就我們所犯的罪比什麼都大。我們應當厲害地審判自己。你的理由多，也對；但是神不祝福，怎麼辦？對了，得不著靈魂；對了，教會得不著造就；對了，但沒有用處。所以我們在什麼地方不蒙祝福，攔阻祝福，就得把那攔阻除去。我們不要作一個嚴正，爭執是非的人，乃是要作一個蒙神大大祝福的人。」

我們都要作一個蒙神大大祝福的人，肯背十字架，不問是非，不為自己爭什麼；只仰望神的祝福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2.【認識神的人都不是講理由的】倪弟兄說，我年輕時，常因神作無理的事而過不去。後來讀到羅馬

書第九章，才頭一次稍微摸到神的權柄，看見我這個人是誰，乃是他造的。我最有理由的話，在他面前都是強嘴。我是如何卑微下賤的人，怎敢在神面前強嘴呢？

我在這些年間，起首學習一點功課，認識神作事都是沒有理由的。就是他所作的事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仍要敬拜他；因我是僕人。如果他所作的事，我都知道，都明白領會，我就是坐在寶座上了。他是永遠超過我的，惟獨他是至高的神，我該在灰塵中俯伏，這時一切的理由，就都出去了。往日我一直靠著思想，理由活著。今天我俯伏敬拜他，只要這一個是神作的，我就穀了，我就要敬拜。認識神的人都不是講理由的。真被光照審判，理由就消滅了。

人對神講理由，就是等於說，神作事需得我的同意；這是最愚昧人作的事。神作事不需要把理由告訴我們，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。如果我們把神帶下來講理由，我們就沒有神了；因為神和我們沒有分別了。我們若講理由，也就沒有敬拜了；順服一出去，敬拜就沒有了。這樣就是以自己來審判神，把自己當作神。那麼泥土和窯匠有什麼分別呢？窯匠作事，還用泥土同意麼？但願神榮耀的顯現，叫我們一切的理由都停下來。

倪弟兄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得勝聚會期間，與同工們交通時說，一個少年的工人，必須學習接受無理的對待。他必須認識何謂無理的順服。真正的順服都是不講理由的；一講理由就沒有順服了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3.【只有權柄是事實不是理由和是非】倪弟兄論權柄與順服時說，求神憐憫我們，就在今天給我們看見，我是如何卑微下賤的人，怎敢在神面前強嘴呢？南方女王來見所羅門王，所羅門把他的榮耀稍微給她一看，她就詫異得魂不守舍。這裡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，我的一點理由還有什麼過不去呢？亞當犯罪是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；因此，理由就成了人的命根。但是只要主的榮耀向我們顯現一下，我們就看見自己不過是一條死狗，不過是一塊泥土，所有的理由就在榮耀裡都消滅了。一個人越在榮耀裡活著，就越不講理由；一個人越講理由，你就知道他沒有見過榮耀。

我們一旦看見他是遠超過我的，惟獨他是至高的神，我該在灰塵中俯伏，這時一切的理由就都出去了。從今天起，只有權柄是事實，不是理由和是非。認識神的人，定規認識自己，一認識自己，理由就出去了。（約伯說：「誰用無知的言語，使你的旨意隱藏呢。…我從前風聞有你，現在親眼看見你。因此我厭惡自己，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」——伯四二 3,5-6。——人算什麼，不過如塵土，如爐灰，怎敢向神強嘴？人一切的理由都是無知的言語，一碰著神的榮耀就消滅了。）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4.【求神拯救我們脫離一切「為什麼」】倪弟兄禱告說：我們的神，我們在你面前真是要俯伏敬拜你。你所安排的事沒有一樣是不好的。許多時候，我們能揀選自己的道路；但是你攔阻我們，你不給我們順利，你叫我們好像都是碰壁的。我們要說，你如果喜歡，就是最好的；我們不能說為著什麼這樣，為著什麼那樣對待我們的弟兄姊妹，而這樣對待我；我們不能說你為著什麼恩待有的弟兄姊妹，而不恩待我。我們要接受你的道路；有理由的我們接受，沒有理由的我們也接受；有益處的我們接受，沒有益處的我們也接受；叫我們學習看見我們的道路，叫我們學習看見你的道路。神，不必告訴我們理

由，為著什麼這樣，只要神，是你作的都是不錯的。神，你所作的都是對的，叫我們在一切的事上不爭執，不問為什麼；拯救我們脫離一切「為什麼」；拯救我們脫離一切的問題。仰望你拯救我們。求你帶領我們的心到這一個地步，叫我們每一個都作你寶座前的腳凳，讓你踏在上面，叫我們能順服，能敬拜。祝福我們的弟兄姊妹。仰望你在我們中間恩待我們。靠著主耶穌的名。阿們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5.【我稱頌你的道路】倪弟兄說：我一生一世頂大的幸福，就是叫我能夠認識和教士。在她的禱告中，有幾十次，或者說，有幾百次，說：主，我稱頌你的道路。我知道這是一個頂深，頂剛強的禱告。她幾十次的禱告說，神，我稱頌你的道路。

請你記得，神的道路不一定是那麼順利的，神的道路不一定是那麼上算的。神不一定會那麼聽你的禱告，像大衛所經歷的那樣。你禱告了，禁食了，孩子還是死了。在那個時候，你要說，神，我要敬拜你；你在那個時候，要敬拜神的道路。得勝乃是在低下頭來，讚美主說：「主，我讚美你的道路；你所替我安排的沒有錯；你所作的都是好的。」

倪弟兄從和教士得到說明，認識了敬拜神的道路，就釋放了一篇「敬拜神的道路」的信息，刊于復興報。許多人得到幫助，學習敬拜神的道路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6.【學習順服不批評抵擋】倪弟兄作下面的見證說：

我在倫敦時，起居都是由主人定規的。早上六時起床，十二點吃中飯，三時喝下午茶。一位由日本來的瑞典弟兄，他天天搖頭，長籲短歎。我問他，你為何不快樂？他比我大十五歲，一年賺好幾萬英鎊，在他底下有幾千個工人。他對我說，他覺得很為難，他已經有二十幾年沒有作學生了，現在住招待所，而管招待所的人乃是沒有什麼學問的，他要受那樣的人管理，覺得很不痛快。我在倫敦住了十八個月，如果我不學習順服，在那裡批評、抵擋，裡面如何能夠舒服？順服乃是主生命的性情，順服神的權柄乃是我們的保護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【第二篇 不表白不辯護不為自己說甚麼】

1.【以為他跑去玩了】倪弟兄是一非常聰明的人，他學英文、中文都很好。他的父母甚至為他請了一位家庭教師，教他中國古文。他一得救，就開始愛主，願意為主作工。那麼跟誰學呢？他就想要離開學校（福州三一書院）去上海，參加余慈度小姐創辦為訓練年輕人的聖經學校。倪弟兄的母親也愛主，也非常尊敬余小姐，同意他去。有一天，余小姐打發他從上海郊區到市區郵局去投寄一些郵件。他花的時間比余小姐預計的時間長了一點。余小姐以為他在這一段時間跑去玩了。於是把他大大責備一頓，送回家給他母親。但倪弟兄並不灰心，回到福州，繼續讀書，且更愛主。他清楚認識，這個經歷是主給他的。

倪弟兄說，誰能在黑暗，枯乾，乏味，顛沛中不顧自己，喜歡一切從主來的，誰就是為主而活的人。一個信徒的生命如何，只要看他如何對付他的壓迫就夠了。

「他不灰心，也不喪膽，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；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」（賽四二4）；這是指著我們的主說的。倪弟兄跟隨主的腳蹤，雖遭挫折，卻不灰心，也不喪膽。他讓神在他身上作完雕琢的工作，後來能給人話語的供應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2.【為什麼不告訴她那是你母親】李弟兄頭一次去上海花很長時間和倪弟兄在一起。倪弟兄告訴李弟兄，大概是一九三〇年左右，有一天和受恩教士的同工劉教士（Miss Groves）來找他。她聽到一點謠言，所以來見倪弟兄，帶著責備的口氣對他說：「我聽見有一個女人和你住在一起。」那時他還是一個單身的人。劉教士是一個在屬靈上幫助他的人，她有地位責備他。倪弟兄告訴李弟兄說，他答說：「是的。」請注意，他回答說：「是的。」於是劉教士說：「怎麼可以有女人和你住在一起？」她就很不高興，又非常失望地離開了。原來那時他的身體不好，又沒有人照應他；所以他的母親從很遠的地方來，與他同住，照應他。這是真的，是有一個女人（母親）來與他同住；因為他生病了。李弟兄很趕詫異，就說：「那麼，你為什麼不告訴她，那是你的母親呢？」你知道，倪弟兄怎麼回答呢？他說：「她沒有問我那女人是誰。」接下去，他告訴李弟兄說：「弟兄。我們必須學習，永遠不說甚麼話來為自己表白。人無論問甚麼，只能告訴人事實，告訴人真情。」他說：「劉教士責備我，我必須學一個功課，不為自己表白，我必須忍受這個責備。」李弟兄說：「你為什麼不告訴她，那是你母親？」她說：「她並沒有問我，她是誰。如果她問我，我會告訴她；但是她沒有問我，我不需要告訴她。如果我告訴她，就是為自己表白。」從此，我們可以知道，為何這一世紀來，他是在主手中一個最有用的器皿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3.【如去解釋我就沒有十字架了】倪弟兄常常遭受譏諷，被人誤會；但他不為自己辯護，解釋。他樂意接受十字架。有一天，一位同工在上海，聽見好些弟兄姊妹議論他的事情，都是說他不對。那位同工聽了也以為是不對的，我們的弟兄不應該這樣。那位同工就想遵照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教訓，知道弟兄錯了，就當趁著只有他一人的時候，指出他的錯來。於是那位同工就到他的家裡去了，當面指出他的錯來，說許多人都說你如此。等到那位同工講完，他很簡單地解說幾句，始知事情與人所譏諷的完全相反。那位同工就怪他說，既是這樣，你為什麼不說呢？為什麼不解釋一下呢？他很嚴肅地對那位同工說：「我如果去解釋的話，我就沒有十字架了。」那位同工聽見這話，好像忽然蒙了大的光照，滿面羞慚地回去了。那位同工以為是去幫助他，結果反而得了他的幫助。

倪弟兄有一次說：「十字架若漏了風，就會吹走。」含意背負十字架時，不可向人說甚麼，一說就失去十字架的意義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4.【拍桌罵他】張郁嵐弟兄于一九四二年在重慶遇見倪弟兄。張弟兄作見證說，倪弟兄外表看起來沒有佳形美容，穿著長布大褂，普普通通，乾乾淨淨，高高大大的一個，裡頭卻滿有基督的生命。你摸著他這個人的時候，就能摸著基督自己。他實在像聖經所說的，被罵不還口，受害不說威赫的話（參彼前二23）。一次，他有一位職員，地位很低，為爭薪水，指臉拍桌罵他。桌子拍得很重，甚至把他放在桌上的公文皮包，也都震落地上。這位職員一直罵他四個鐘頭，鬧得鄰居皆抱不平；但是倪弟兄一句

也不還口，坐在椅上，手持報紙在看，面不改色，若無其事，不時還要點一點頭。

倪弟兄效法基督：「但我如聾子不聽，像啞巴不開口；我如不聽見的人，口中沒有回話」（詩三八13-14）；這是在十字架底下的人。

還有一次，生化藥廠從外地寄運西藥到重慶。那位重慶的經理偷偷在西藥中夾帶一箱膠鞋底。結果被海關查出，罰了重款。倪弟兄雖然因此受害吃虧，但他沒有說甚麼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5. **【受責罵只點頭】**倪弟兄不只在背後常被人譏謗，誤會，和批評，有時也被人當面責罵。一次，他在北平，有一位弟兄當面對付他，一直責罵他，差不多有三個鐘頭之久；但他沒有分訴，也沒有辯論，連一句話都不說，只是點頭，有時笑一笑。在座的，另有一位弟兄，名叫徐仲潔，看見倪弟兄的態度，三個鐘頭受責罵，一點都沒有還口，非常感動。本來徐仲潔弟兄也是贊同那一位弟兄的：但從那一天起，他就轉過來，與倪弟兄同工了。我們的弟兄不為自己講理由，不為自己申辯，不為自己說話，不為自己表白，默然接受別人的苦待，這是羔羊的靈。「他被欺壓，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；他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，他也是這樣不開口」（賽五十三7）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6. **【為什麼不解釋而只說謝謝】**有一次，江師母聽見倪弟兄接一個電話，對方接連不斷地說，並且聲音很大，好像勢不甘休。倪弟兄只是聽著，偶而答說：「是！是！謝謝你！」當他掛斷之後，她就問他：「是誰打來的？」他說：「是一位弟兄，他說，我作的是錯了。」她問：「你都承認了罷？」他答：「沒有。」她不耐煩地說：「那你為什麼不向他解釋，而只說『謝謝』呢？」倪弟兄答說：「如果有人把倪柝聲抬到天上，他仍是倪柝聲；如果有人把他踐踏到地獄裡，他也仍然是倪柝聲。」

另有一次，有人問倪弟兄，人家這樣誤會你，你為什麼不表白呢？他說，人家若信任我，就不用不著我來表白；若不信任我，我再表白也沒有用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7. **【廣傳長篇文章批評控告他】**一九四八年，在上海教會中，有位弟兄，長期懷有野心，要作長老，卻未得逞，竟反對倪弟兄。這位弟兄資助一位遊行佈道家；這佈道家寫了一長篇文章，批評控告倪弟兄幾件事。這篇文章廣為流傳；但倪弟兄未作什麼，為自己表白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8. **【沒有說負責弟兄怎樣冤枉他】**倪弟兄是一個把自己擺在死地的人，人罵他，他不表白辯論；但到後來，誤會他，罵他的人，還得到他跟前來認罪。上海教會是他一手培植起來的，負責弟兄是他設立的。有一天，他們竟然把他棄絕了。他跑到重慶，只參加聚會，卻不擘餅。負責弟兄張郁嵐問他，為何不擘餅？他只答說，上海的事情還沒有解決，沒有說，上海負責弟兄怎樣冤枉他。一九四八年，上海教會要求他恢復職事，聖靈在那裡作工，他們都到他那裡向他認罪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9. **【只向他們笑一笑】**一九五〇年，倪弟兄和李弟兄在香港時，一天晚上聚會後，有兩個年輕人站在會

所正門，散發批評倪弟兄的傳單。這兩個年輕人就站在倪弟兄和李弟兄面前：但是倪弟兄並未受激，只是向他們笑一笑，就走開了。

李弟兄說：我和倪弟兄在一起這麼久，從來沒有見過他與人爭吵，爭論或爭執。在他身上給人一個印象，他是跟隨羔羊的腳蹤，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，使耶穌的生命也顯明在他身上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0.【婚姻風波】倪弟兄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結婚，不久之後，掀起了大風波。這場風波的掀起，包括了三方面：一方面是來自倪師母的姑母。倪師母從小失去了父母，在姑母手下養大。這位姑母極不贊同她下嫁一位窮傳道；因為在那時，在中國人眼中，尤其是在上等社會裡，認為傳道人和乞丐差不多；倪師母的背景算是上等社會的背景。這位姑母攔阻不成，就威脅他們，要他們結婚之後按中國人的禮節去見她；否則，採取行動，破壞他的名譽。他們原可去見她；但因事出威脅，倪弟兄就不這樣作；他不願逃避十字架。於是這位姑母十分生氣，起來破壞倪弟兄的名譽，在上海最大的申報，刊登了反對倪弟兄結婚的啟事。質問這位窮傳道人憑著什麼奪去她的心愛侄女？他將如何養得起這位養尊處優的姑娘？怎能使她滿足？即使他能，一定是靠外國財源資助。又加上許多不準確，不該說的話，攻擊氣味十足，極盡詆毀的能事。接著那些反對倪弟兄的基督教人士，也加入這攻擊倪弟兄的陣營。他們不惜花費金錢，一再地在報上刊登攻擊的文章，過幾天就登一篇。

李弟兄作過伴郎之後，就離去了，回到北方休息，有電報來告訴李弟兄這些事。樂腓力弟兄去上海，無法應付，寫信叫李弟兄來，當時壓力甚大。於是李弟兄回到上海。有一天早晨，倪弟兄拿著一份報紙，報上印著大號紅字，印著他的名字，講到他的婚事，來見李弟兄，幾乎流著眼淚說，他還從來沒有聽說過，一樁婚事會發生這樣的風波：「你看，我們所有的名字，都刊載在這大城最大的報紙上了。」同時，他們還印出措詞及氣味相同的傳單，在基督徒內廣事分發。有一位傳教士說：「我讀到一份傳單，惡劣到一個地步，叫我不得不將它燒掉，不僅如此，還得沐浴一番，身心才得潔淨。」很不幸的，連教會中也有一些屬肉體的人，主要在同工們也參與這事。三方面都起來反對倪弟兄。

最後倪弟兄離開上海，駕車到千裡外的西南邊區隱藏起來，不再公開地盡職事。不久，李小姐乘船到湖北去了，最後樂腓力弟兄也坐火車走了；只剩下李弟兄和汪小姐，被留在那裡，應付那些難處。他們相對流淚，那真是一個艱難的局面。他們兩人禱告後，決定什麼也不作，不打聽什麼，也不說甚麼，只是積極往前帶領聚會，直到風波過。

雖然這位姑母和反對倪弟兄的基督教人士採取行動，極盡詆毀的能事；但是倪弟兄不說甚麼，不作什麼，只隱藏起來。他是一個接受十字架的人。他真像以賽亞書第四十二章和五十五章裡所說的神的僕人。「誰比我的僕人眼瞎呢，誰比我差遣的耳聾呢，誰瞎眼像那與我和好的，誰瞎眼像耶和華的僕人呢。你看見許多事物不領會；耳朵開通卻不聽見」（賽四十二 19-20）。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拔我腮頰的鬍鬚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吐我，我並不掩面。…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，…」（賽五十 6-7）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【第三篇 諸般的苦難】

1.【苦難使他有職事】倪弟兄一生沒有過安逸的日子，他受了許多的苦難，這些苦難乃是為著他的職事。職事出自兩件事：啟示與苦難。沒有啟示就不可能有任何的職事；因為沒有什麼可服事給人的。但只有啟示而無苦難，你還不能成為職事，也許你有的不過是一種教訓，或者只是一種恩賜。恩賜與職事不同。職事是更高的，更深的，更屬身體的；但恩賜是表面的，低淺的，不值錢的。如果你得了啟示，神就要將你放進火爐，經過一切苦難，你就有職事了。保羅在受苦之前，先得著了啟示，然後主將他放進火爐裡去燒，受一切的苦。這正像人作瓷器一樣，必須經過火燒。瓷器經過火燒之後，其上的字畫便與瓷器成為一個，再也無法抹去了。得著一個啟示，就像在瓷器上畫上畫一樣，接著必須接受苦難鍛煉，使這啟示與人成為一個。沒有一個神真正的執事是能免去苦難的。你能有多少的生命，能有多少基督豐富的實際，來服事給人，就是根據你得了多少啟示，得著啟示之後受了多少的苦。啟示加上苦難才能使人有職事。倪弟兄得到啟示之後，就開始受苦。他經歷了許多痛苦，然後在他身上有一個職事出來了。根據職事，就有工作，從工作出來眾教會。

李弟兄說：我認識好些今天出名的傳道人，他們講得不少，也寫了不少有關十字架功課的信息；但是當我與他們同住一起的時候，在他們身上並沒有看見十字架的功課。我也曾與倪弟兄同處相當長的時間，將近十五年之久。有時倪弟兄說到十字架，不過不是講得那麼多；但是在他這個人身上，我看見了十字架。倪弟兄是一個接受十字架的人，從各方面來的苦難，就是十字架已經作到倪弟兄這人裡面去了。因此，他所作的，不僅僅是一種教訓，也不僅僅是一種恩賜，乃是一種職事，那就是他的所是。

你不要太過欣賞恩賜，像驢子說幾句人話。不錯，那是相當新奇的事；但是不要因此感到驚奇。你要有正當的職事，然後把你所是的服事給人。今日教會的建造，並不需要恩賜，教訓，乃是需要職事；不需要你來用你的才幹，你來講那麼多，乃是需要你能將生命服事給人。

花瓶上的字畫乃是經過窯裡火燒，才能牢固在其上；否則一洗，一擦就掉了。倪弟兄說，凡沒有燒牢在我們身上的東西，只要擦一擦就掉下來了。擦一擦就掉下來東西，沒有屬靈的用處。神話語執事的話語，是神天天在環境裡，安排我們經過試煉，經過對付而造出來的。對付有多少，話也有多少；經歷有多少，話也有多少。神要琢磨雕刻你這個肉身，叫你這個人和他的話變成一個。

倪弟兄說，一個真為主受苦的人的名字，人雖然不知道，主卻知道。他從來沒有忘記一個無名的人，不露名的人。無論誰在暗中為他受苦，他總是知道的，並且也放在心上。主對士每拿教會的使者說，我知道你的患難，你的貧窮（參啟二 9）。詩篇第五十六篇八節說，我幾次流離，祂都記數，流淚祂都藏在皮袋裡，這些都記在他的冊子上。神知道受苦在人身上能達到祂的目的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2.【耶穌的殺死產生生命的職事】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，在上海哈同路的同工聚會中，魏光禧弟兄問倪弟兄對於追求恩賜該有怎樣的看法？倪弟兄作答于下：

哥林多前後書乃是說到恩賜與職事的不同。哥林多前書是說到恩賜，後書是說到職事。職事的根基乃是基督的死與生；恩賜只是聖靈在我們外面加上的能力而已。哥林多後書第四章的「死」字在原

文是一特別的死。「死」在希臘文有兩個字：一是生死的死，就如說一個人活著，或說一個人死了，這是普通的用法；另外一個是殺死的死，就如說我生了一個人，或說我殺了一個人，這是另外一種的用法。哥林多後書第四章這裡的死，在希臘文有殺死的意思，所以可繙作耶穌的殺死（the Killing or the slaying of Jesus）。我的倫敦時，曾對西國的弟兄姊妹說，哥林多後書第四章的死可以用一個新字，就是deathize。這個死乃是致人於死的死，叫你死的死。這裡說的就是耶穌的殺死作到我們身上來，祂那個叫人死的死作到我們身上來，好叫耶穌的生命從我們身上顯明出來。

生命的職事乃是由神而來，是神藉著一次過一次在我們身上的對付所產生的。屬靈的恩賜只是教會初步的東西。今天主所著重的乃是以職事來服事教會，而不是以恩賜來服事教會。

一位弟兄一上臺，你立刻可以知道，他是有恩賜的弟兄，或是有職事的弟兄。在南洋，人用刀子割橡膠樹，刀的傷痕使樹裡的生命流出來。這可用來喻明職事的服事。人受過火煉就有生命可以給人；這與人只把恩賜給人大不相同。我們要有一個強的教會，所需要的不是恩賜，乃是生命的職事。一個幼稚的教會，你進去時會很熱鬧；但是裡面生命不多。另一面，你可能看見一位弟兄，口才不好，你為他著急，想去代替他；但是在他身上有職事，他所顯出來的不是恩賜。教會長進的時候，就有許多職事產生，結果就有許多生命的供應。一個幼稚的教會需要有恩賜的弟兄；但我們不能讓這樣的情形一直下去。恩賜乃是暫時的需要，只有職事才是永久的需要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3.【作神話語執事需要重組過的性格】倪弟兄說，話語執事乃是神給我們一、二句話，讓我們憑這一、二句話，講出許多話來，乃是我們這個人講出神在我們裡面所講的話；所以當一個人在那裡作話語執事的時候，這個人的成分到底如何是很重要的。是什麼種的人，必定說甚麼種的話。他的人如果是不行的，他的話必定是低的，軟弱的，幼稚的。他雖有聰明的話，委婉的話，但不是屬靈的話。如果他這個人是行的，他的話必定是屬靈的，是高的，是準的，也是摸著神的。所以我們這個人必須讓神來組織過，製造出一個新的性格，好叫我們的話出來，就是神的話出來。如果有一個人，他那個人的成分有問題，神的話就沒有法子從他身上出去。他是神所不能用的人，他不能作神話語的執事。

一個話語的執事，站起來為神說話時，不只話語出去要乾淨，並且他的靈出去也要乾淨。不是你能講不能講，乃是你的靈出去的時候乾淨不乾淨。神的兒女身上有一個難處，就是靈魂的摻雜。他的靈出去時，他的魂也出來，有摻雜，不乾淨。工作的頭一個條件，乃是靈乾淨不乾淨，而不是能力的大或小。因著他這個靈有摻雜，一面他在靈裡用能力建造，一面他用他的摻雜來拆毀；所以神不能用他。

我們裡面有許多渣滓，有許多不是出於神的東西，有許多不能榮耀神的東西，神就藉著十字架來除去，使我們成為精金；因此必須讓十字架來煉淨，除去人肉體、已、天然的成分。「他來的日子，誰能當得起呢；他顯現的時候，誰能立得住呢；因為祂如煉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鹼。祂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，必煉淨利未人，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，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華。」（瑪三 1-3）。經過煉淨，才有公義的供物（基督）獻給他，才為他所悅納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4.【聖靈帶著你出去】倪弟兄說，許多聖徒的經歷給我們看見，聖靈到人身上去，是帶著人特別的性格，

而臨到別人身上的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我們的靈就需要被潔淨，就需要被對付，不然的話，我們就叫人得著不正當的東西。我們必須看見，人的成分是一件大事。聖靈不是單獨的，原封不動地出去。我們把我們的性質擺進去，聖靈不抹煞我們的性質，聖靈帶著我們的性質出去。主說：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這裡來喝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經上所說，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」（約七 37,38）。主是說，水喝到人肚腹裡面，再從肚腹裡面流出活水的江河來。達秘說，肚腹是我們最裡面的人。從你的最深處，流出聖靈來，聖靈帶著你出去。水到這一個人身上，就帶著這一個人的性質，臨到人身上；所以我們要學習受對付，被潔淨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5.【同一樂譜不同樂器】倪弟兄說，在新約裡作神話語執事的人，必須因著聖靈的約束，因著聖靈的管理，因著聖靈的工作，到一個地步，人所有的都能被神使用，神的話能夠藉著這個人出去。是神的話，同時帶著人的成分在裡面。他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這事。有一個音樂家，他能夠彈鋼琴，彈風琴，也能夠拉提琴。他可以用同一個樂譜，在不同的樂器上演奏。因為每一種樂器都有它的特性，所以發出來的聲音，也各有它的特點。人能彀分得出這是鋼琴的聲音，那是提琴的聲音。雖然是同樣的樂譜；但是有不同的聲音。每一種樂器都有它特別的聲音，鋼琴有鋼琴的聲音，風琴有風琴的聲音，提琴有提琴的聲音，各有各的特點，而那些特點都是幫助把樂譜裡的情感，意味表現出來。新約裡話語的執事，就有點像這個，有的人像鋼琴，有的人像風琴，有的人像提琴，雖然樂譜是一樣，但是發出來的聲音不一樣。在這裡有一個人，神的話從他身上出來的時候，有他個人的成分在裡面。另外有一個人，神的話從他身上出來的時候，也有他個人的成分在裡面。每一個被神使用的人都有他個人的成分在裡面。那一個個人的成分在聖靈的約束之下，在聖靈的管理之下，在聖靈的教育之下，就能夠叫神的話不受攔阻，而是更榮耀地出去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6.【苦難學了真實的功課】倪弟兄所受的苦難，除了貧窮之外，也有相當部分來自他身體的病痛。他身體不好，第一，他患肺結核，他多年帶著肺病。一九二九年，他幾乎病得要死，後來蒙神醫治。他的胃也有毛病。此外還常年帶著一種心臟病。他常常告訴李弟兄說，他隨時都可能死去。李弟兄好幾次看見他，倚著一根拐杖，很痛苦。當他講話的時候是痛苦的。他常告訴李弟兄，好幾次講話的時候出冷汗。他又幾次告訴李弟兄，在開特會的期間，他是一直躺在床上，直到聚會的時候，他就起身赴會，到一講完，就又回家躺下。他一直帶著心臟病將近四十年之久，最後他在監牢也是死於心臟病。他是一直在受苦。

他一直不婚，直到一九三四年才結婚，他最晚是在一九二三年開始他的職事，十一年過去，沒有妻子幫助他。許多年過著單身的生活。在這方面他也一直受苦。

在貧窮的生活中，他學習了信心的功課。他是一朵真百合，活在地上沒有任何的幫助，只靠神，因信靠神的話。因著他身體的疾病，他也學了許多倚靠神的功課，甚至他學習了如何靠復活的生命而活，以應付他身體上的需要。許多時候，他不是靠身體的力量來服事，而是靠復活的生命。讚美主，藉著這一切的苦難，他學了真實的功課；因此，也能給人最大的幫助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7.【藉付代價學了東西】倪弟兄實在付了重大的代價。他學了功課，再傳給我們。倪弟兄常對他手下受訓的同工說：「不要抓道理，必須要學功課，要有學習。當你向人講道理教訓人的時候，你的道理裡必須有實際。你不能單給人道理教導人。你需要一些真東西，這真東西只能從你經歷中得來。」由此可見，倪弟兄是藉付上代價，學了東西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8.【受苦使人結實有用】百煉成鋼。要承擔重任，必須先受苦煉。受苦是事奉神的人絕對不可少的。經過苦煉的人才能擔重任，作大事，才能結實；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」（申三十三 25）。摩西過四十年曠野苦煉的生活，才能承當大任，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經曠野。橡樹飄搖風雨之中，才能使牠根深，才高，韌實，成為林中之王。神要造就一個可用之材，也是讓他經過風雨的生活。

倪弟兄說，沒有一塊金子是不經過火的；沒有一塊寶石是不經過高壓高熱的；沒有一顆珍珠是不經過痛苦而有的。神過去種種特異的安排，就是為了他日特異的用途。要記得，沒有刺，也沒有恩典，也沒有能力，你事奉的範圍也就非常的小。

許多基督徒平安無事地過日子，結果是屬靈的貧窮。寧可受苦而得主的安慰，勝過沒有主的安慰，也沒有受苦（誰能盡知主安慰的甘美處？）我們不應當怕艱苦，不應當愛慕平坦的道路。艱苦的日子能使我們發亮。我們不要祈求神用他的大能大力干涉，停止苦煉我們的環境，而要祈求神用他的能力保守我們，叫我們能當得起苦難的試煉。

無論在教會中，社會中，家庭中，神叫你遇見好多羞辱，痛苦，失意的事，都是神給我們的十字架，叫我們學習背十字架，舍去自己，順服神。你若遇見這樣的事，你就要對神說：「神阿，你喜歡叫我碰見危難的日子，我也歡喜在危難中過日子。如果你喜歡我痛苦，我就不求安逸。」我們要學習叫神的心滿足；因我們不只信主，我們也愛主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9.【生命成熟是接受聖靈管治的總和】關於生命成熟的事，倪弟兄說了這樣的話：生命成熟需要時間。青年人只有大頭腦，不會實際成熟。成熟在於度量的擴充。你要讓神有更多的時間，給你受你所不能受的苦難，以便擴充你的度量。有人吃虧五元可以赦免，五千元就不能了。有人可以赦免二次、三次，第五次就抖了。生熟兩種果子，其分別在於味道，生的酸、澀、苦、硬，熟的才甜才香。蓋恩夫人有成熟的味，她是老年人的先生，小孩子的朋友。

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然生長的，不是悶香蕉般悶出來的。人子來也吃也喝，有人一吃一喝就顯出原形來了。生命不是靈修來的；有靈用不著修；無靈無從修起。百合花開花，飛鳥長毛，都不必預備；預備只能叫你作人間聖人，不能叫你作真正的基督徒。我們只要在消極方面有十字架的記號就穀了，不必用力結果子。我們用力只會耽誤生命長進，卻不能促進生命長大、成熟。要緊的是接受神在環境中的安排，這安排就是聖靈的管治。逃避一次神的安排，就是失去一次度量被擴充的機會；如此，我們裡面生命成熟的時間便要延長，甚至要補課才能成熟。信徒經過苦難之後，和以前絕不會一樣，不是度量被擴充，就是更加剛硬了。所以信徒遭遇苦難時，需要注意，生命成熟是接受聖靈管治的總和。人只看見那人生命成熟，卻未看見那人歷年逐日暗中所接受加起來的聖靈管治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

弟兄的十字架》

10. 【水漲高五尺好】倪弟兄說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出來時，引了一個比喻。我有一次生了很厲害的病，兩個月之內，照了三次愛克司光，三次的報告都很不好。我禱告，我也相信，我也盼望神醫治我的病。有幾次我的力量比普通的時候好很多；但是在神面前，我承認我有一股氣。我氣的原因就是說，今天雖然身體很好，力量也不錯；但是神這樣待我有什麼用？這一個病的根，還在這裡，什麼時候都有再倒下去的可能。神給我這一個暫時的力量有什麼用？我心裡病得厭煩了。有一天，我念聖經，念到哥林多後書，又念到這一章，說到保羅為著那一根刺，三次求主，主不肯，主不作；但是主說，我的恩典殼你用的。為著刺的存在，主就加增恩典；為著軟弱的存在，主就加贈能力。我躺在床上的時候，我就求神給我看見更清楚一點。我裡面就有這一個意思，好像在這裡有一隻船，吃水要吃十尺，要有十尺深的水才能駛過去。在這裡有一塊礁石，它從江的底凸出來五尺高。我就求神說，主若肯，求你把這一塊礁石給我挪去，讓這吃十尺水的船駛得過去。但是在我裡面有一個問題，是把石頭挪去好呢？或是讓神來替我們把水漲高五尺呢？神問我一句話，是把礁石挪去好，或是把水漲高五尺好？我說水漲高五尺好。從那一天起，我承認，許多事情都過去。我不敢說，不受試煉；但是感謝神，在那一件事上，我尋找出來，神能殼另外給你所需要的。我們都有我們的難處，都有我們的試煉，都有我們的軟弱；但是主今天在我們身上所作的事，不是在消極方面除去軟弱，也不是在積極方面憑空給我們能力。他所有的能力都是顯在我們的軟弱上，像我們所有的寶貝都是擺在瓦器裡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1. 【受過貧窮的苦難】倪弟兄出來作工的時候，都是憑信心倚靠主。他沒有領過固定的薪金，也從來沒有向人表示缺乏過。他信神會供給他一切的需用。這並不是說，他沒有缺乏過，他也常常經過試驗，受過許多的苦。李弟兄說，倪弟兄早年住在上海的時候，有時整天除了一點饅頭之外，什麼也沒得吃的。這樣的情況不只一次。有時到了一個地步，真是連下一頓飯在那裡也不知道。

有一次，他在上海據說大概有三天沒有吃東西；因為沒有錢。後來在他的房間裡找到幾個銅元，他就拿著那幾個銅元出去，為要去買一個燒餅或者油條來吃。不料走到馬路旁邊，因為體力支持不住，好像昏了過去，倒了下來。但過一下子，他又爬了起來，靠在那道牆邊，不願給人看見。剛好有一位弟兄從那裡經過，問他有什麼事情，為什麼倒下去。他連連說，沒有事情！他不願意表示自己的缺乏。他實在是一個肯吃苦的人。他畢生為主所受的苦，可以說是超過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。因他受苦最多，最深，所以也就最有屬靈的東西可以給人。

在五十年前，在中國那種經濟狀況之下，要過信靠神的生活，沒有被人雇用，沒有職業，沒有人應許你什麼，那真是艱難。倪弟兄在全中國，在這條路上可能是先鋒。他受了這方面的苦，讚美主，他開了這條路。主耶穌真需要他，也用他開這條路，我們只是跟從的人。李弟兄說，有時人說：「你是跟從倪柝聲的。」李弟兄說：「太好了！」直到永世，他都要說：「榮耀。」

倪弟兄說，為著主貧窮的人，要看見他自己比在世界裡富足的，更為得主的心。神的目的，是要藉著困苦領他的兒女到寬廣之地，藉著貧窮使他的兒女在信上能夠富足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

十字架》

12.【一床一幾一凳一饅頭】倪弟兄初到重慶時，住在一間角樓上面，只有一床，一幾，一凳而已。張郁嵐弟兄去看他，登那角樓之時，木梯還會搖擺，吱吱作響。後來倪弟兄住入自己的工廠大樓，在他並無兩樣，態度依然如前。關於飲食，他有時一餐只吃一個饅頭，喝點白水；有時也赴豐富的筵筵；這些生活情況，他都不在乎，處之泰然。他學會了保羅所學的：「…我無論在什麼景況，都可以知足，這是我已經學會了；我知道怎樣處卑賤，也知道怎樣處豐富，或飽足，或饑餓，或有餘，或缺乏，隨事隨在，我都得了秘訣。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」(腓四 11-13)。

一個被神使用的人，必須能經得起貧窮的試煉，也能經得起富足的試煉。倪弟兄經此兩者的試驗，顯出無疵。他是一個經過煉淨的人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3.【受到基督教的各種逼迫】倪弟兄所受的苦難，也有來自基督教的各種逼迫，就如藐視輕看他。在他早年的時候，他們有人說：「倪柝聲是誰？不過是一二十幾歲的年輕人。」甚至當他出了「屬靈人」那套書，有一被人認為是頭號的大牧師，對人說：「哦，倪柝聲是一個聰明人，他很能讀英文書，他不過把那些書上的東西揀來翻成中文。」倪弟兄忍受了這些藐視。他學習認識什麼叫作被人藐視。那時，不只他一人，還有別人都非常喜歡用希伯來書第十三章十三節的話：「這樣，我們也當出到營外，就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」他操練這一個，有些同工也跟他忍受這個凌辱，認凌辱是十字架，越被藐視就越快樂；因為這是背了十字架。

第二，批評。先是藐視，接著是批評。這是因他棄絕否認了整個基督教。你若能讀到一九二五，二六年間他所出版的書報，你就能發覺他在那時真的摧毀了整個基督教。由於他那二十四期的刊物，整個基督教完了。他們不單是經常批評，且作防禦性的批評，為著護衛自己，就用許多文字出來批評。倪弟兄由於被人批評，學習了真正對付肉體的功課。他雖被批評，卻從來沒有肉體的反應。不要以為他是天使，不是肉體。地上沒有天使，我們都是肉體。但是因著被人批評，他學了對付肉體的功課。

第三，反對。緊接著批評，反對就來了。整個基督教起來反對他。在中國，全基督教有一種消息刊物，幾乎期期都是反對。對於這些反對，你是無法想像的；但是我們的弟兄正像他詩歌所說的：「…艱苦，反對，飄零，我今一起不理；…只求我主用你愛情，繞我靈魂身體。」

第四，攻擊。緊接反對就是攻擊。他們盡力攻擊倪弟兄這個人，盡力想要把他打倒。並且最厲害的攻擊，還不是來自中國的基督徒，而是來自西教士。因為西教士以為他們捨棄自己的國家，家庭，為主耶穌犧牲了那麼多，來到中國這樣一個異教之地，幫助人得救，並且立下差會教會的基礎。長老會差會教士幫助建立長老教會。浸信會差會教士幫助建立浸信會教會。現在倪柝聲這一個青年人，從未出過國，從未接觸過基督教，竟然寫起文字來，要毀壞宣教士所建立的各宗派的根基！（其實這並不真實。倪弟兄由於讀歷史，與基督教已有相當接觸，而他們竟以為沒有接觸過。）這一個青年人告訴中國的基督徒，包括所有的西教士說，所有這些宗派都錯了，只該有一種教會，就是在地方上的。他說：「為著西教士到中國來，我們感謝你們；但你們作錯了一些事，你們不該來建立你們差會的教會。『長老會』的名稱應該撕下來，『浸信會』的招牌應該取下來。」因著這樣，他就受到了攻擊。——林

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4.【學動機清潔的功課】由於受到攻擊，倪弟兄學了一個功課，叫他的動機得到純淨。他曾確切地對李弟兄說，當他被攻擊的時候，尤其是被西教士攻擊的時候，他就自問：「哦，我也許錯了。否則，為什麼有這麼多主的僕人攻擊我呢？」你看，就是由於這樣遭人攻擊，他蒙保守，一直自問他的動機是否清潔。他在這裡學到了一個動機清潔的功課。

倪弟兄說，一切都在於存心的問題。在清潔的人，甚麼都是清潔的；在污穢的人，甚麼都是污穢的（參多一 15）。主所看的，不特是工作，主所看的，乃是我們工作的動機——為何而作？主不問外面工作的偉大，主只問內心的清潔。

我們要知道，神所要的不是摻雜的信心，而是純潔的信心。神要拯救我們到一個地步，就是我們所要的是神自己，而不是神所要我們作的事。我們所服事的主是誠實的，他所要的是我們的心是否純一，是否忠誠，他不是看成功。我們都該有這樣的禱告：主阿，為我自己，我什麼也不要，我要一切都為著你，我願意你所願意的，凡在你旨意之外，我什麼也不要。

「神阿，求你鑒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試煉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；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，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」（詩一三九能 3）。我們都得查問存心動機是否清潔？一有不清潔就是不在十字架底下，不在生命的路上。「你所喜愛的，是內裡誠實，…」（詩五十一 6），誠實地要神和神的旨意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5.【這是政治家的作風】倪弟兄學了動機清潔的功課；他也以此帶領同工學習動機清潔的功課。一九三五年，李弟兄去杭州帶幾天聚會，有一點工作。回來之後，倪弟兄把他帶到一邊（他們從來不瞎聊，不隨便談天說地）。他想倪弟兄必是從主受感，特意要來試驗他。倪弟兄突然問他說：「你為什麼去杭州？為什麼去杭州？」他大感驚訝，倪弟兄為什麼問他這個問題。他答說：「我覺得杭州有些弟兄需要我的說明，所以特意去幫助他們。」倪弟兄的話很直，就說：「你這是政治家的作風。」他說：「什麼？請你講清楚些，我不領會。」他真的不領會。他認為他是主的一個小僕人，他去那裡服事，怎麼倪弟兄會說，他是要政治呢？倪弟兄說：「因為你是懷著一個目的去的。」他說：「我的目的不壞，我去是為幫助他們！」倪弟兄說：「不錯，那就是政治。」他說：「倪弟兄，那我沒法事奉主了。」然後倪弟兄就幫助他領會：「如果你要去一個地方，你不該有一個目的。你為什麼要去那裡？應該是主這樣帶領。主帶你去，所以你必須去。你要作什麼，你不曉得，他曉得。」

李弟兄說，這真是一個功課，直到如今，他還在學這個功課。照倪弟兄所學的，只要你有一個目的，不管是壞的目的，好的目的，你就是政治家，就是在玩弄政治。這是一個難學的功課；但是這個幫助他問他的動機。他的動機在那裡？他的動機是什麼？

主耶穌說：「…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」（約五 30）；一求自己的意思，動機就不純潔了。「人憑著自己說，是求自己的榮耀；惟有求那差他來者的榮耀，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裡沒有不義。」（約七 18）；一求自己的榮耀，一為著自己某方面的利益，動機就不純潔了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6. **【持異議者給他痛苦】**倪弟兄所受的苦難，有從基督教來的，也有從弟兄姊妹來的。弟兄姊妹給倪弟兄的異議，也是倪弟兄所受苦難之一。有些弟兄姊妹雖未棄絕倪弟兄，但對倪弟兄一直有異議。舉例來說，從開頭有一位姊妹（當你要說某人短處時，最好不要提名），她的年齡比倪弟兄大五、六歲。那時倪弟兄二十歲，她二十五、六歲。她是一個追求主的人，愛主，也有恩賜，從多方面得到人的尊敬，最後成了一位女旅行佈道家。在戰時，她在中國首都一個神學院教書。她是一了不起的人。最初教會生活開始時，她就在其中，後來又出去了。她一直與倪弟兄表示異議，跟著那六位開革倪弟兄的弟兄，她是一直對倪弟兄持異議者。一九三四年元月，在上海第三次得勝聚會時，李弟兄看見她在聚會中，一直表示異議。倪弟兄在那裡講道，她一直搖頭，這對講道人是一種痛苦。這位姊妹可算是一位最強的持異議者。弟兄姊妹的異議，對倪弟兄來說，實在是一種痛苦，裡面的痛苦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7. **【受到不成熟與無能之人的痛苦】**倪弟兄還從弟兄們受到一種痛苦，是從人的不成熟與人的無能而來的。他與弟兄們一同作工，背負責任；但是其餘的弟兄們無法與他比較。他是那麼成熟，那麼行，別人卻是既不成熟而又不行，這個對他真是痛苦。他曾寫信給一位比他年長的弟兄說：「你知道，由於這裡的弟兄們不彀老練，我所說的都好，他們自己不能尋求主的心意。」這是說出一個帶頭的人孤單的痛苦。在五十多年前，倪弟兄是一個奇特的人，他比其餘的人不知在前多少，許多他所看見的，弟兄們並沒有看見。他們不成熟，又不行；這對倪弟兄說，就變成一種痛苦。他們不能作什麼，但是喜歡喋喋不休，也就成了別人的難處。我們該知道，好的工人不多說話，凡好說話的，都作不出什麼工來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8. **【人的頑梗叫他痛苦】**有人頑梗，也給倪弟兄一種痛苦。李弟兄說到一個真實的故事。倪弟兄邀請李弟兄去上海訪問，把李弟兄留在那裡四個月之久。到那一段時間的末了，倪弟兄來找李弟兄說：「李弟兄，我們同工們覺得，你要把家遷來這裡，和我們住在一起，一同作工。你到主面前去，看主怎麼說。」李弟兄就到主面前去，也清楚應該怎樣作，於是李弟兄就進到工作裡面。倪弟兄立刻將李弟兄擺在一個責任的地位上。李弟兄覺得奇怪，為什麼這樣？李弟兄是一個新手，其餘的人至少也作五、六年了。李弟兄只是一個新來的人，倪弟兄卻把很重的責任安排給他，並且指定他和倪弟兄同作一些事。李弟兄發現所有其餘的弟兄們，都是各忙各的，只有一位例外，他比李弟兄年長，也比倪弟兄年長。李弟兄那時大概是二十六，倪弟兄是二十八，而那一位弟兄已經過了三十五。在他進到工作裡來以前，是一郵政局長，有點閱歷。有一天，有一很聰明，很有學問的人來了，他打算去美國深造。那時他剛得救，盼望就在赴美之前受浸。他來過一、兩次聚會，倪弟兄對他的情形很清楚；但是這位作過郵政局長的弟兄說：「不行，太陌生了，只來了一兩次聚會，我們不該為這樣的一個人施浸。」倪弟兄說：「你擔心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我擔心他可能沒有得救。」倪弟兄就說：「你可否將所有責任由我來負。如果這事錯了，我在主面前負責。」他還說：「不。」不管倪弟兄怎麼說，他堅持不同意，這真叫倪弟兄受苦。這只是一件事。

還有一件事。到了一九三二年之後，也就是李弟兄進到工作裡的那一年，倪弟兄覺得在聚會中沒有姊妹禱告，那對教會是一件太大的虧損。他清楚看見，姊妹們在會中禱告，絕對是對的，也是必須的；但是大多數所謂領頭的人，都有一種印象或教訓，就是在聚會中，姊妹們不該說甚麼，應當閉口。倪弟兄和他們交通說：「我們應該在聚會中釋放姊妹，讓她們禱告。」幾乎所有的人都異口同聲說：「不可以！」以後李弟兄到了上海，逐漸發覺有這問題存在。李弟兄在這件事上，幾乎是頭一個說阿門的人。從此李弟兄也就知道，為什麼倪弟兄把他放在這個地位上；因為倪弟兄太孤單了。

不要以為只有弟兄們是頑固強項的，有的時候，在姊妹們身上，這種難處更大。這種強項頑固給帶領的人以及配搭的人帶來很大的痛苦。所以我們都必須學習，一面忍受別人的頑固強項，一面永遠不要向任何人強項，要學習對人說：「好的。弟兄，如果你覺得是這樣，我沒有話說，我跟你！」不要太相信自己，要學習相信別人，相信你的弟兄，相信你的姊妹；這是一個美好的功課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9.【有野心的弟兄使他受苦】弟兄們對地位有野心，也給倪弟兄一種痛苦。有一位弟兄是第三位進到教會生活裡的人（第一位是那位作過郵政局長的頑梗的弟兄；第二位是眼科醫師俞大夫；這三位都是由上海內地會出來的。）他很活躍，非常進取，處處表現他很愛主；但他一直有野心，要作長老，作領頭的人；其實他完全不適合作頭，不是那一種材料。倪弟兄一再地對人說，教會是一個有機體，不是以哥組織，沒有地位給任何人。教會不能作牙醫所作的，給假牙一個地位。在教會生活中，無論誰要得一個地位，他就永遠得不到。這位弟兄進入教會生活二十一年後，不得如願，就離開了教會，在家裡開始聚會，雇一遊行傳道人，且成為反對這路的人，一再批評攻擊。

另一年輕人，非常詭詐，裝作最屬靈的樣子，為著他的野心。在最初期，幾乎全上海教會的人都被他騙了。漸漸狐狸尾巴露出來了。前頭負責的人以及同工們，知道他一切都是假的，大家都同意處理這事。於是教會突然召集一次緊急聚會，全會眾都來了。一位同工當場站起來，宣佈他虛假的事。接著許多人都起來定他的罪，全會眾都定罪他。於是他離開了。等他離開之後，就被當日中國最高的神學院聘為教師。這就是基督教。

弟兄們尋求地位的野心，這使倪弟兄受了許多苦。他曾告訴李弟兄，他不知道如何來處理這些事。到末了，他甚麼也不能作，只好讓它去。他說：「我沒有什麼地位給人，別人也從來沒有給我一個地位。誰願留下就留下；誰願離去就離去。」由於這種野心，那時也導致一些分裂。

我們要學習單純在教會中服事主，只為愛主，愛教會，沒有任何別的企圖要得什麼利益，沒有絲毫野心要得什麼地位。不要像丟特腓，「好為首」。地位也是給人的一個大試探，要勝過這個試探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20.【疾病是神給他的一根刺】當倪弟兄得了嚴重肺病的時候，他的心臟在一九二七年患了心絞痛。神施恩醫治了他的肺病，卻主宰地留下他的心絞痛。他受這心臟病之苦有四十五年之久，一直到他去世。（在他去世前之月余，曾有數信從他監中發出，說他病已纏綿，經常反復。他患的是慢性病，是器官病，發病就很難過，就是不發病，病依然在身上，只有發與不發之分，沒有好與不好之分。）這病使

他常受劇痛，出冷汗。有時在他講信息時，疼痛發作，只好身靠講臺。他曉得他可能隨時病發而死；可是他接受主的旨意，一無掛慮。他認為疾病是神給他的一根刺，為要完成神的目的。我們都該記得，沒有刺，也沒有恩典，也沒有能力，你事奉的範圍也就非常的小。

疾病這一根刺一生留在他的身上，叫他一生的事奉工作全靠基督復活的大能來托住，扶持他的病體，也就是叫他一生經歷羅馬書第八章十一節所說的：「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，若住在你們心裡，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，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，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21.【他的家庭也有叫他受苦之處】他的家庭親屬也有叫他受苦的地方。這從一九四〇年七月他對同工們所說的話，隱約吐露出來。他說：「有時我們會覺得我們是生錯了家庭；但是神定規，我們該是誰的兒子。神在約瑟身上有特定的工作。我們會以為他該有較好的弟兄；但是他卻說：『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裡自憂，自恨，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，為要保全性命。…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；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』（創四十五 5，五十 20)。我們整個的一生，不僅僅是由我們悔改之時開始，而是從頭到尾，神都為我們安排好了，為要達到他的最高目的。撒母耳，以賽亞，耶利米，以及保羅這些神人，都是神在需要他們之先，早就預備好的。以賽亞說：『自我出胎，耶和華就選召我，自出母腹，他就題我的名。…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，…』（賽四十九 1,5)。耶利米說：『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，我未將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曉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別你為聖；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』（耶一 4-5)。保羅也說同樣的話：『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裡分別出來，又施恩召我的神，…』（加一 15)。』

他的母親個性很強。在他未得救時，曾因家中一個花瓶打破了，母親誤以為是他頑皮打破的，冤枉了他，把他責打了。在他母親所寫「恩愛的標本」那本書中，提到他在上海時身體軟弱，母親去照顧他一些日子。離去之時母親居功地對他說：「好在這些日子，我在這裡照顧你」；那知他說直話：「不在這裡更好。」從這些可窺一般，他的母親給他為難不少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22.【在我裡頭造詣個給我豐富的機會】倪弟兄說，我們天天遇見的事，失望的事，不如意的事，都是主在那裡很嚴地對付我們；我們要低下頭來，敬拜神說：「你今天有意思叫我作富足的人，把我帶進富足裡去；我感謝你。」盼望我們這些學習跟從主的人，不要放鬆我們日常的經歷。

遇見試煉的時候，該仰起頭來讚美他說：「主，你又是在我裡頭造一個給我豐富的機會，沒有一件不是好的。你又是在我裡頭造出一件別人沒有的東西，使我可以供應教會。」所以事情的多，遭遇的多，不只不是神虧待我們，反而是神優待我們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【第四篇 破碎】

1.【天然的能力被他摸了一把】倪弟兄說：神必須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步——我無法告訴你，神怎樣帶；但是神一定會帶——藉著痛苦和黑暗的經歷，我們天然的能力被他摸了一把，被基本地削弱，以致我

們不敢再信靠自己。到了末了，我們不再「喜歡」作基督徒的工作，甚至怕奉主的名作事；但是就在這個時候，他能夠開始使用我們。

我告訴你們一件事。我得救一年之後，就很愛傳道，在我裡面像有什麼東西，推我往前，使我不得不作下去，傳道成了我的命。主可能很寬宏地讓你這樣繼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-不但如此，甚至還有相當的祝福-直到有一天，那個驅使你前進的天然能力被摸了，從那時起，你不再因為你要作那件事而去作，你只因主要你作而去作。神要削弱你裡面憑自己情感偏愛的力量，愛這個，惡那個的力量，直到你作一件事，是因為他要你作，而不是因為你喜歡作。你可能喜歡那件事，也可能不喜歡那件事；但是你照樣作。神要把你帶到一個地步，他只要一表示他的願望，你就立刻反應，這是僕人的靈（參詩四十 7,8）；但是沒有一個人人生來就有這樣的靈。只有當我們的魂，就是我們天然的能力，意志和情感的大本營，被十字架摸過後，我們才會有這種靈。每一個神真實的僕人，總得有一個時候，經歷這種「失能」。從此，他永遠不能恢復，永遠不能再像從前一樣。

有一天，倪弟兄和一位青年弟兄一同吃晚飯；主曾在對付天然的能力上帶他有些認識；他對倪弟兄說：「人若知道他已被主遇著，被祂徹底摸過，以致失去天然的能力，那是一件有福的事。」那天，在飯桌上擺著一碟餅吃，倪弟兄立即拿起一塊來，將它擘為兩半，好像就要吃它一樣。然後他又小心地把兩半合在一起，說道：「這塊餅乾表面看來沒有什麼兩樣，但是實在它不一樣了。什麼時候，你的背脊骨一被打斷，此後神只要輕輕一摸，你就必定順服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2.【嘗到了神按背脊骨的經歷】有一段時期，倪弟兄帶領許多同工和愛主的弟兄姊妹，追求毗努伊勒的經歷。毗努伊勒說到神的大光臨到我們，折斷我們天然生命中最強的點。多年之後，一位弟兄在香港遇見巴克爾小姐，聽她親自說到當時的情形。她原是英國貴族，從小就虔敬愛主，後是內地會的教士。當她聽到倪弟兄說到毗努伊勒兩句話，很深地摸著了她：「打斷背脊骨，摸癩大腿窩。」她說，每次當她想到這個信息，倪弟兄講道的情景也就歷歷在目。倪弟兄常用他的大拇指，往下按一按，說：「總有一天，當你遇見神的時候，你會嘗到神的大拇指按在你的背脊骨上的滋味。我們永遠沒有辦法，用天然的生命來事奉神，我們也永遠沒有辦法進入屬靈的境界，除非我們有過一次基本遇見神光照的經歷。」她說，聽過倪弟兄的信息後，她常和眾人在一起禱告尋求，直到有一天，她說：「弟兄，我們是嘗到了神用大拇指按在我們背脊骨的滋味。神的大光照進了我的心，使我心中的感覺，不是言語所能述說，甚至連得救的把握，似乎都沒有了。有半年的時間，我不敢作任何的事。神的光深深紮在我的裡面，叫我看見我裡頭滿了天然已生命。」

倪弟兄在這方面的經歷，隨著年日加深。當他在講臺上傳講這類信息的時候，聖靈的大能臨到會眾，許多人在會中蒙了光照，屬靈的生命得到基本的轉機。

倪弟兄寫了兩首關於這方面的經歷，一首是「一生聰明未遇敵手」，專門描寫雅各的一生，將毗努伊勒的經歷刺入剖開。另一首是「當我蒙恩能夠施恩」，說到約伯的天然生命被主光照對付；這首詩發表了他一生屬靈的經歷。

倪弟兄說，許多時候，主讓你因著自己的斷案，得著非常嚴重的後果。你斷定一件事，結果失敗了；再斷定一件事，又失敗了。到你下一次再斷案時，你要說：「我怕我的斷案，像怕地獄的火。我怕

我的斷案有病，我怕我的看法有病，我怕我的辦法有病。主！我真是會錯的人，我就是會錯！主！你若不憐憫我，你若不扶持我，你的手若不擋住我，我就是錯！」

許多時候，我們的斷案是那麼輕易，看法是那麼簡單；但是等到我們經過各種失敗之後，就會服下來說：「神，我不敢想，我也不敢定規。」神要藉著各種的事情，各種的人，從各方面來對付我們；這就是聖靈的管治；這就是神用大拇指按我們的背脊骨，神用手摸我們的大腿窩。

要在神面前得著拯救，神總得在你身上作一個工作，對付你那個強的點，把你那個強的點打碎了；這樣，你的靈就能出來，並且不會帶著那些摻雜的東西出來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3.【**工作的三項重要原則**】倪弟兄看見了為神工作的三項重要原則：神自己是工作的發起人，也是工作的執行者，最終是工作的總結目標。但是一般基督徒往往忽視這些，每當他們看到有人十分聰明，口才流利，精力充沛，善於治理，就會以為如果這人能夠專為基督，那是何等難得。豈知這種看法，就是等於認為神的工作，還能憑著人的能力來作，這是何等的錯誤。倪弟兄深深體會這個三項重要原則。他雖盡心竭力為神作工，卻是憑著神的能力。他認識主耶穌所說：「子憑著自己不能作什麼，惟有看見父所作的，子才能作。」（約五 19）這個真理；他也知道保羅所說：「我（神）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」（林後十二 9）這句話的意義。倪弟兄一直持守這個三項重要原則。一九三九年，他在一位同工紀念冊上題字，寫出這三項重要的原則：

	工作
起始	神的旨意
進行	神的能力
結局	神的榮耀

倪柝聲 三九、八、三十

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4.【**這不過是天然的好義**】倪弟兄有一次碰著一個有難處的弟兄。這位元弟兄窮得很，正需要人說明，而在那裡，各方面都沒有人幫助他；所以倪弟兄心裡覺得說：「無論如何，我應當幫助他。」於是他就答應要幫助他。剛剛好，倪弟兄手裡那時也並不豐裕，所以就很犧牲地幫助他，好像說是過於力量地幫助他。按規矩說，是對的，作過了就應當快樂。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，要把錢拿出去（因為已經答應了）的時候，裡面癢下來了。裡面說「這也不過是急公好義，不是生命；這不過是人的武俠，天然的好義，不是生命；是我自己作的，不是神要我作的。」事後，倪弟兄說：我就是這樣吃了兩三個禮拜的苦。雖然把錢給他，但是回去之後，還得低下頭來，向神認罪，求神赦免。我們在神面前的道路，不是善惡問題，乃是裡面生命的問題。那一個生命要你作，你所作的有屬靈的價值；那一個生命不要你作的，你如果作了，就是好的，也不過是天然的善行，不是神所要的，心裡還要受責備。我們的弟兄濟貧，出於天然的好義，還得認罪，可知他是一直注意生命，走生命的路，不走是非善惡的路。

倪弟兄說，我們作基督徒的人，整個生活就在乎認識基督有多少。我認識基督越多，基督在我身上所彰顯的美德也越多。除了基督以外，基督徒沒有美德；基督徒所有的美德就是基督。基督徒所有

的美德都不是自己的行為，而是基督的流露，基督徒我們身上反射出去。弟兄姊妹，你一認識這個，你就要仰起頭來對主說：「已往我靠自己在那裡作基督徒，我是錯了。主，我感謝你，現在我知道你是我的聖潔，我要讓你從我身上出來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5.【葡萄一生的事】一九四八年，倪弟兄編譯了一首詩歌「門徒」，後改為「葡萄一生的事」。茲錄其最後兩節：

估量生命原則，以失不是以得；不視酒飲幾多，乃視酒傾幾何，因為愛的力量，是在愛的捨棄；誰苦受得最深，最有可以給人。誰待自己最苛，最易為神選擇；誰傷自己最狠，最能擦人淚痕；誰不熟練剝奪，誰是響鉞鳴鑼；誰能拯救自己，誰就不能樂極。

這首詩歌編譯出來，認識他的人都感到，這就是他自己一生的經歷。他是一個接受十字架，破碎天然己生命的人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6.【致信說「破碎」】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，倪弟兄寫給魏光禧弟兄一封信，重點說到「破碎」。茲將該信摘錄於下，藉資借境：

(1) 作領袖的人要學習愛人，為別人打算，照顧人，為人捨己，將所有的給人。在人身上，若不能捨己，就無法帶領人。學習把所有的給人，也按所沒有的給人，主就要起首祝福。

(2) 工人裡面的力量，應等於外面的工作。若勉強伸張，不縱容，不充裕，緊張，缺乏水流安排，和走在主前面，都是不該有的情形。裡面豐富時，什麼都是水流，而不勉強。你只能是屬靈人，你不能作屬靈人。

(3) 在工作上要學習聽。行傳十五章的教訓就是聽，聽所有弟兄的意思，恐怕內中有聖靈的聲音。要存心懼怕，聽不了弟兄的聲音，就聽不了聖靈的聲音。所有的同工與長老，要坐下聽他們。給他們絕對說話的機會。要軟，要碎，要聽。

(4) 多人的難處就是不破碎，也許破碎的字句聽見了，但是還不知道什麼叫作破碎。破碎了對於事務就不敢斷定，對於道理也不敢斷定。對人不敢自以為認識，對事不敢自以為能作。不敢作權柄，不要人接受自己的權柄。不敢斷定人是如何而便宜地對付。破碎了就不保護自己，就再沒有什麼是需要回顧的。

(5) 在聚會中，在教會生活中，不要太緊張。教會中的事務要學習不必這樣多的「躬親」。許多事可以分配他們作，要他們學習下斷案。你在事前給他們清楚的原則，事後看他們有否照著而作。「躬親」太多是錯的。聚會中要小心，不過分顯露。不然，弟兄們要處處都覺得是你作的。學習信託弟兄，分散信託。「」

(6) 神的靈在教會中是不能勉強的，只有你順服祂；否則祂一不供應膏油，教會的感覺疲倦，可能厭煩。你的靈殼強，在十分鐘內就能「沖過」，「壓倒」聽眾。靈一軟弱，「大聲」說「威赫的話」，「用更長的時間」，都不能補救，反而有害。

(7) 講道不要太長，或太多，不然信徒的靈就感覺疲倦了。說話的內容要拒絕平常的思想，和卑下的話語。除去幼稚的比方，和過於普通使人感覺幼稚的理由。將最精要的，學習在半小時內說盡。

不要自己以為是津津有味的，就一定是神的話。「」「」「」「」「」

(8) 禱告會的試探是講話。禱告會就是要禱告。話語一多，良心就重，禱告就會失敗了。

(9) 一九四八年，我在鼓嶺的對付，是非常之例外的。工人要多學習，才能起首有對付。若學習不彀，知識不彀，破碎不彀，斷案不可靠，就不能對付人。不要太快有把握，就是要作，也得戰戰兢兢地作。千萬不要把屬靈的事，看得太容易，要在心思裡學。

(10) 要學習不相信自己的斷案，以為對的，不一定對，以為不對的，不一定不對。若能謙卑地學習，最快也要幾年；所以現在不應該有把握或太肯定。

(11) 在你自己的斷案還未達到可靠的地步，被人聽從是危險的事。主要作工在你身上，叫你的思想受對付。人要破碎才能明白神的心意，才能作權柄。權柄乃是根據於明白主的旨意。沒有主的旨意和心意就沒有權柄。

(12) 一個神的僕人之度量，應當被神擴充；我相信神正在工作中。你不必向裡面看，不然就會灰心。神也許就是要你負帶領責任。香港的工作也許會引導安排人來。我想我們應當安息。

這封信寫得很長了，盼望你仔細在主面前讀過。我知道這些話是難的。我盼望主能破碎你，使你在祂手裡有用處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7.【要接受聖靈的管治—對付破碎合組織】倪弟兄說，外面的人的破碎，乃是每一個事奉神的人基本的經歷。神需要把我們外面的人破碎了，才能使我們為他作有效的工作。

沒有聖靈的管治就沒有工作。你即使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也沒有用，不管你多聰明，多有知識，沒有用；只有被拆毀過的人才有用。

聖靈的管治是為著拆毀我們天然的性情，天然的習慣，好在我們身上有聖靈的組織，使我們變為成熟，柔軟，甘甜。聖靈的管治是最大的受恩之法，讀經，禱告，聚會，各種各樣受恩之法，都不能代替聖靈的管治。

我們一切的遭遇都是有意義的，都是有神的安排的。我們必須服在神的安排之下，讓神在處處事上打碎我們。要求神開我們的眼睛，讓我們看見神的手。不要像先知巴蘭一樣，驢的眼睛已經看見神的使者在攔阻，而自以為是先知的，還沒有看見，還要打驢，怪驢不好。

我們不只是接受聖靈的管治，而是讚美聖靈的管治；不只是接受主的手，而是歌頌主的手；不只是接受主的責打，而是甘心樂意地接受主的責打；這樣就有一個正直的榮耀的門開在那裡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8.【傷風有何教訓】一次，倪弟兄傷風，和受恩教士寫信問他說：「弟兄，你此番傷風，得了什麼教訓呢？」他想，人若生了腸熱病，她去問人從神得何教訓，尚有可說的；難道傷風也得問人從神得了教訓沒有麼？但他果然受了她的幫助，回信說：「我本不在意；因為你這一問；我倒想起來了。我受了神的對付；我已改過來了。」每一件事臨到我們。都是經過神的調度而量給我們的；我們都得接受神藉此所給我們的對付。

倪弟兄說，在一切的遭遇裡面，你如果還沒有看見神在你身上所要作的是什麼，你就要求神說：「神

阿！求你開我的眼睛，讓我看見你的手。」許多時候，驢子的眼睛比自以為是先知的眼睛更明亮。驢子的眼睛已經看見了耶和華的使者，自以為是先知的卻沒有看見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9.【破碎外面的人叫靈出來】倪弟兄說，十字架的意義，就是破碎外面的人，把你外面人的一切都拆毀了，把你的意見，聰明，自愛，…一切都拆毀了，你裡面的人就能出來，你的靈就能被使用，叫人在你身上遇見的是靈，不是你那個人原來的味道。外面總得讓主在外面身上打出一條出路來。

作礦工的麥雅各弟兄，不是一個特別有學問，特別有恩賜的人；但他有一特點，就是他這個人是被破碎的。他第一次講道，是在二十三歲初得救時。他在一個聚會裡聽傳道人講道，他心裡迫切地要救人，就請傳道人讓他上去講，可是他一上去，一句也講不出。他心裡充滿了救人靈魂的熱火，眼淚如潮湧出。最後他喊著講了兩三句。那時，神的靈充滿了聚會的地方，人都感覺到自己的罪，和失喪的情形。他外面的人是被破碎的，他沒有多少話；但是靈出來，人也就得救了。

人沒有受過對付，道理再背多一點也沒有用。救人是我們的靈摸著人的靈，是你的靈出去把人的靈碰一下，是神的靈出來把人黑暗的靈點一下，人就莫名其妙地得救了。如果你那個外面的人捆住靈，福音在你身上就不能出去，主在你身上就沒有路；所以我們一直要對付外面的人。

今天的問題不是我們怎樣才可以得著生命，乃是怎樣才可以讓生命從我們身上出來。我們這個人應當被主打碎，才能變作教會的祝福，才能盼望世人從我們身上蒙神的恩。我們把自己奉獻給主，為著事奉主，就得預備被打碎，不能放鬆，不能保留自己，要讓主把我們這個外面的人完全打碎了。

我們外面的人被擊打，受對付，經過各種的遭遇，留下創口，傷痕在我們身上，就能讓裡面的靈出來。道理神學沒有多大用處；光有聖經的知識沒有多大的用處；只有神能從他身上出來，才有用處。外面的人如果不被拆毀，所有的都是在頭腦知識裡，那就沒有用。盼望主給我們一個徹底的對付，我們身上有許多破口傷痕，讓神出來。

一個人被神打碎之後，就顯出神的榮美來。像舊約裡的雅各，他在母腹裡就與哥哥相爭，調皮，詭詐，多計多謀，與天使較力，天然能力頂強；可是他的一生充滿了痛苦，接二連三地被神對付，遭遇許多不順利的事，一再被神擊打。他這個人改變了。到他晚年時，真是明亮得很。他在埃及回答法老的話多莊嚴；臨終時扶著杖頭敬拜神多麼的美；為著兒孫祝福時多清楚。雅各經過幾十年的對付，他外面的人拆毀了。到他年老時，成熟了；我們從他身上可以看見神的榮美。

我們要明白，主的目的是為著要破碎我們外面的人；所以我們一生一世所經過的事，每一個遭遇都是主在那裡要達到他的目的，拆毀，打碎我們這個人。在此我們千萬不要不平，不樂，發怨言。要知道這是主所給我們最高的好處。

基督如何完全彰顯神，而不是神的攔阻；教會也要如何完全彰顯神，而不是神的攔阻。神一步一步地對付，要作到有一天，使教會不是神的攔阻，而是神的彰顯。我們今天只得低下頭來說：「主阿！我們慚愧；主阿！我們誤了你的工作；我們攔阻了你的生命，我們攔阻了你的福音，我們攔阻了你的能力。」我們每一個都要對神說：「神阿！我把我自己奉獻給你，讓我在你身上作工，在我身上對付；我盼望你在我身上有路。」這樣，聖靈在你身上的工作就要加強。

今天你將自己交在主手裡說：「主，我從前好像瞎子；你要從那裡帶領我，我不知道；你要把我帶

到那裡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我知道你要拆毀我，今天我把自己交給你。」這樣，也許前五年，十年沒有結果的，今天要有果子。主在你身上，能夠拆毀許許多多已往你所不知道的東西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0.【你怎沒有傷痕】上海政權易手之後，倪弟兄編譯了「你怎沒有傷痕」這首詩。這也是他最後所一直著重的信息——天然生命的破碎，和屬靈生命的長大。這首詩前三節十卡邁可(Amy Carmichael 1867-1951)作的，後四節是倪弟兄譯時加上去的。此後，他就進入更艱苦的十字架中，一直到他殉道。

倪弟兄說，一個人經過神的對付，才能流露生命。主在環境中的安排，總得要把我們用刀挖一下；然後裡面的人就能出來，生命就能流露出去。我盼望你仰起頭來對主說：「主阿！我願意讓你作工，無論是逐漸的，或很快的，求你在我身上留一個創口，使你能有出路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1.【職事與破碎】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，在上海哈同路同工聚會中，李弟兄問倪弟兄：生命的認識與事奉的關係如何？倪弟兄答說：

「認識」兩個字不能代表我們所走的這條路。人的職事能不能出來，不只是看他認不認識生命，乃是看他外面的人能否被打破。職事的內容乃在乎裡頭的生命。人有裡面的人，也有外面的人。有的人外面的人被打破了；所以你看見他的職事能夠出來。好些年前，我在主日講過一個題目，就是深淵與深淵響應(The deep calls unto the deep)。一個外面沒有被打破的人，也許只是淺處向淺處喊叫而已。

江北的弟兄們個個都會講；但是你一碰他們，就覺得不對勁。他們好像油在水面上，是浮淺的，沒有深度的。你叫他們講，他們用聰明的頭腦可以講兩個小時；但是講完，你一點碰不到他的靈。

今天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外面的人被拆毀；外面的人不拆毀，裡面的人就不能出來。所有屬乎外面的東西都需要打破。只有外面的被打破，裡面的才能出來。瓦器需要打破，寶貝才能顯出(參林後四7)。真哪噠的香膏一天在瓶子裡，一天膏的香氣就不能出來；只有瓶子打破以後，香氣才能出來(參約十二3)。

神在我們的環境中，天天對付我們。主一面在我們裡面作工，一面也在環境上安排。嚴格來說，在基督徒身上沒有所謂的環境，只有聖靈的管治。一切的環境就是聖靈的管治，這些管治的目的乃是要把我們外面的人打破。一個人的思想被打破，你看見他裡面的人就可以流出來；一個人的情感被打破，你看見他裡面的人也可以流出來。

職事的根基乃在乎人在神面前的認識；但是職事能否出來，乃是看外面的人有否被打破。當我們開始學習作話語執事的時候，需要學習在神面前有認識。但是越過我們就越需要看見，外面的人沒有被打破，就不能有真正的職事。橡膠樹若沒有經過刀傷，就不能流出膠來；沒有傷痕的人不可能有職事。在這裡沒有捷徑。有的人到今天還根本不知道怎樣從裡頭說話。

千萬不要忘記，人有沒有職事乃在乎主手的對付。人受了對付，他的靈就比較乾淨。一個人的靈能不能出來，完全在乎有沒有受過對付；一個人的靈乾淨不乾淨，也在乎這個人有沒有受過對付。外面的人一被拆毀，裡面的人就能出來，這個人的話也就能打到別人的心裡。許多人以為，一個人能帶

人熱鬧，能帶進熱鬧的空氣就好了；但是外面沒有被割開的人，沒有多少真正的用處。基督徒的事奉乃是根據於破碎，人破碎有多少，刀傷有多少，出來的就有多少。

人怎麼說話才能叫靈出來？惟一的路就是外面的殼子必須被打破。外面的殼子在不在，就決定人裡面的靈能不能出來。人若是要有可用的靈，外面的人就必須被擊打。我們重生時，主就進到外面的靈裡。這時候，我們的靈就如同至聖所，充滿了光和生命；但主能不能從裡面出來，在乎我們外面的人有沒有被打破。外面的人如果被打破了，那麼所有外面的事，都不會成為攔阻，反而成為出路。我們的心思和我們的情感，如果經過破碎，就不但不會攔阻生命的流露，更能殼成為裡面的人的管道。一個人被破碎過，他的心思和情感，就成了他裡面的人出去的城門。世界上所有的城都是四道門，只有新耶路撒冷有十二道門（參啟二一 12）。今天基督能否從我們身上出去，就看我們有沒有被打破。

鼻子是一個人身體上最突出的地方。人如碰壁，乃是鼻子首先碰到牆壁。許多人一出來，別人在他身上所碰見最強、最明顯的點，就是他的聰明或思想。一個人要事奉主，他外面最強的部分必須要被打破；這樣，他裡頭的人才能出來。我們不能信主多年，仍是那麼完整，仍是那個樣子。外面的人若要破碎，就需要神相當厲害的對付。沒有受過對付的人不能叫主有出路。（參耶四八 11，12。不可常享安逸，要倒一倒，打一打；否則原味尚存，香氣未變，仍是老樣子）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2.【付厲害的代價接受破碎】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，在上海哈同路同工聚會中，俞成華弟兄問倪弟兄：可不可以說，職事的內容就是對生命的認識？倪弟兄答說：

我們乃是因著被主對付、擊打，從主學習功課，才認識主。當我們外面的人被拆毀的時候，我們就開始認識主。人是在擊打的過程裡，學習認識主。我們一天過一天被主擊打，一天過一天對主的認識就加增，我們就能看見主的生命，怎樣代替我們自己的生命。這不是生命的加增，乃是認識的加增。這個生命我們本來就有，但是藉著主的對付，我們就對這個生命有更深的認識。

所有的信徒所得到的生命都是豐富的；但是我們不認識這個生命有多麼豐富。乃是當我們外面的殼子被拆毀掉的時候，我們才知道主的生命是何等的豐富，如何能作我所不能作的事。

在歐戰期間，有一個人身上中了四十七發子彈；但是仍然還活著。人的身體能忍受到一個地步，可以經得起四十七顆子彈，還能活著。但是有些人的身體頂好，只是從來沒有被刀割過半分。這種人還沒有被證明，他的身體能夠經過多少傷害。主生命的豐富，是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像得到的。為這緣故，沒有一個人應該因試煉的緣故而憂愁。試煉不光是試煉人的信心，其目的更是要表顯主的生命。神給我們一切的經過，一切的安排，都是叫我們在認識他的事上得益處。只有經過對付的人，才能認識神；而只有認識神的人，才能殼事奉神。

今天我們外面的人需要破碎，裡面的人才會有建造。我們需要厲害地把自己擺在主的手中，主才能把我們帶進去。我們若不厲害地把自己擺在主的手中，主就不能作事。從前，有一個姊妹與家人吵架，吵著要自殺。她說她要去跳河；家人追在她後面。當她跑到水邊的時候，家人見她還小心翼翼地拉起裙子，就知道她不會去死。今天我們若不是拼上一切，就沒有路走。如果人又顧慮這個，又怕那個太過，這裡又小心，那裡又懼怕，就沒有辦法走上去。人要學習付上厲害的代價。要作基督徒，就得厲

害地作，徹底地作。今天乃是末後的時代，我們需要有厲害的人，不然就沒有屬靈的前途。一半一半，不甘心也不肯甘休的人，很難走得上。在我們中間總得有厲害的人出來，主才能有路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3.【一直講「破碎」與「建造」】倪弟兄的一生受了許多苦，從那許多苦中，他學習天然的生命受對付，肉體受對付，已受對付，最後六年他停止公開職事，被擺在一邊的日子裡，他學習了一個基本的功課，就是外面的人的破碎。自從一九四六年，李弟兄再次回到上海，約有三年之久，每次兩三位同工相聚的時候，倪弟兄總是一直強調這事，外面的人，你的自己，你的天然的構成必須被破碎。所有臨到你身上的事都是聖靈的管治，為要訓練，也都是為破碎你外面的人，天然的人，使你的靈，就是有聖靈內住的靈，得以釋放出來。你的靈一被釋放，聖靈也就與你的靈同被釋放。保羅所經歷的那些「四面受敵…心裡作難…遭逼迫…打倒了…」(林後四 8-9)，乃是為著「外面的人一天毀壞一天，裡面的人卻一天新似一天」(林後四 16)。

倪弟兄說，不管你釋放什麼信息，你必須釋放你的靈。但是如果你有天然的生命，你的靈就不容易得著釋放。人天然的生命，好像一層殼子，把靈包圍起來，需要把這外殼打破，裡面的靈才得釋放，才能出來。人的靈一釋放，聖靈就隨同人的靈得到釋放。這樣，神的靈帶著基督就能豐富地供應別人。

這時也帶進了認識並操練人的靈。人的靈之於聖靈，正如開關之於電流。你要用電，只要開關一按就行。你要接觸聖靈，也只要運用你的靈；所以你必須用你的靈，回到靈裡，留在靈裡。這時也認識了基督是賜生命的靈，「末後的亞當成為賜生命的靈」(林前十五 45)。單單這一項，不知給教會帶來了多少生命。

由於上面的這一切啟示，大家就被帶到這一點，就是一切都是為叫你我實際被建造。不是講講說說要建造，乃是必須問問自己，有誰實際與你建造在一起？我們需要實際的建造。

在戰後，倪弟兄一直講兩件事，不是講外面的人的破碎，就是講建造。他會對你說：「不要跟我講道理。我知道你聽見這道理已經好多年了。現在你要告訴我，你與誰建造在一起？」當他這樣問的時候，同工們很少能有充分的答覆，他們的光景就被暴露無遺；因為那時他們個個都是獨來獨往，沒有一人敢碰別人。個個人都很脆弱，容易碰碎，但非那種正當的破碎。那時同工們一面被暴露，一面也學不少。讚美主！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4.【為著身體求十字架的破碎】倪弟兄說，基督的十字架是何等寶貝！它在每一個肢體所達到的範圍，只要這肢體肯讓十字架厲害地對付他裡面天然的生命，就能提高整個身體生命的度量。但願我們為著身體的緣故，要禱告說：「主阿，粉碎我裡面一切自私，個人，且會減弱你生命的東西；為著你自己的擴增，叫我摸著以前從未摸過的生命領域！」

我們都當樂意將自己交在他手中，使我們能對基督有明確的新看見，可以供應人。我們都當對主說：「主阿，願我從你領受一點的度量，是身體已往從未領受過的，使你的子民可以得著豐富，叫你的心得著滿足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5. **【受破碎棄絕個人主義】**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，在上海哈同路的同工聚會中，倪弟兄說：

我們要看見，今天與身體合一是看得見的，不是空口說白話。事實上，如果我們與元首是認同的，與身體也就是認同的；人與身體認同就是與元首認同。這件事是看得見的，是可以度量的。約翰說，人若不能愛看得見的弟兄，就不能愛看不見的神（參約壹四 20）。斷沒有兩個人都順服元首，而兩個人卻在那裡打架的。我寧可說，我願意順服身體，而不假冒屬靈說，我與元首沒有問題，我是順服元首的。

今天在各地有許多虛謊的人，他們應當學習和教會一同往前走。如果你和教會一同往前走，你在那裡就能蒙祝福。人和身體認同，就定規和元首認同；但是人若說他和元首認同，卻不與身體認同，這個乃是虛假的。

如果我在神面前是被聖靈管治過的，是學習交通的；不但棄絕自己，並且棄絕個人主義，我是受過對付的；這樣我就是與教會合一的。今天不管你的人數有多少，若與那個全數比一比，你還不算多。問題是你和神所有的子民是否一樣？若是一樣，那麼你一個人也可以說是教會；不然的話，就是有一千六百人也不能說是教會。人在聖靈裡，就能與教會合一；人不在聖靈裡，就沒有教會的合一。沒有教會的合一，就是人數比一千六百再多十倍，也不能說是教會。

神要把我們自己打碎，個人主義不能存在。我們不能憑自己的意思作人，我們身上硬的殼子要打破。身體乃是一個感覺的問題。一個人要被神帶到一個地步，他自己能夠感覺到，他自己就是教會。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「身體的知覺」(body conciusness)。我能覺達到一個地步，我能夠感覺到我就是身體。這就好像你的肢體一動，就是你的身體動。這是很實際的。主向保羅說，你用腳踢刺是難的（參徒二六 14）。保羅也許只記得他逼迫司提反，他不知道他在逼迫司提反時，就是在逼迫主。以後他就瞭解，他逼迫司提反時，事實上不是逼迫他，乃是逼迫主。所以後來保羅說，一個肢體受苦，全身都受苦（參林前十二 26）。我們要問，如果全身喜樂的時候，一個肢體喜樂不喜樂？全身受苦的時候，一個肢體受苦不受苦？我們今天要學習站在一個接受的位置上，在身體裡接受其他肢體。驕傲是在敗壞之前（參箴十六 18）。那些坐在高高的審判座上的人，定規不是賽跑的人。只有接受的人，只有謙卑的人，只有從寶座上下來的人，才能與別人，與教會合一；不然的話，其他的合一都不過是外表的工夫。

一個人如果與教會合一，別人在水流裡的時候，你也在水流裡，別人在神面前受一個引導時，你也在這個引導裡；眾弟兄姊妹都蒙同一個恩典，都往同一條路上去。如果大家是熱的，只有你一個是冷冷的，這就證明你不在身體裡。大家往一個方向去，我就順著去；大家都為著東北有擔子，你自然而然也覺得有擔子；大家都不敢碰那件事，我也不敢碰；這就是教會。教會是從裡頭出來的，不是外面商量好的。所以個個神的兒女都是教會。這樣跟隨羊群的腳蹤，我們就會被神帶往前去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6. **【在他一生絕不更換同工】**李弟兄說：我能為倪弟兄作見證：因為我和他在一起有很長的一段時間。在他的一生中，他絕不更換同工。曾有少數人在工作上出了事情，離開他；但就他而論，他絕不更換。與別人建造在一起，對他來說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他學了十字架的功課，接受了破碎；所以他能有

許多的同工，並且能與任何人同工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7.【他都能饒恕若無其事發生】倪弟兄有一個很大的度量，在他一生之中，不知受到多少人的頂撞；但他都能饒恕，從不計算人的惡。從前為著生化藥廠，許多人反對他，批評，譏謗，甚至當面責罵，頂撞；但是在他恢復職事之時，他都赦免。向他認罪的，固然赦免，就是沒有向他認罪的，也都赦免。同工張愚之弟兄，當他去經營生化藥廠時，反對得相當厲害；但當倪弟兄恢復職事時，張弟兄看見自己的錯，向他認罪；他全都饒恕了，並且饒恕得「一若毫無其事發生」，仍和張弟兄同工。在上海末了的幾年，張弟兄成了他最好的一位同工，最終也一同為主殉道了。

還有一位同工李淵如姊妹，也因生化藥廠的問題，對他不滿，以致灰心離開上海，到蘇州去，兩個人有好幾年的時間沒有見面。倪弟兄恢復職事後，福音書房的文字工作，仍交她作。他的度量寬宏，能包容一切與他不相同的人，也能包容許多反對的人。他的度量被神擴充到寬廣的地步；所以他能有那麼多的同工，也能帶領那麼多的弟兄姊妹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8.【一切境遇都為擴大我們】能饒恕別人，這是心大的問題；能祝福咒詛你的，也是心大的問題。小的人不肯赦免人，饒恕人。人欠他十兩銀子就掐住人喉嚨不放（參太十八 28-30）。小的人就是饒恕人，頂多七次（參太十八 21）。大的人不計算人的惡，不輕易發怒（參林前十三 5），欠他千萬銀子都赦免了（參太十八 23-27），能赦免人七十個七次（參太十八 22），能海涵，能包容得了（參林前十三 7）。

不是一點難處就吃不消，不是一句話一個臉色就容不下，不是一些吃虧就過不去，乃是許多不該有的事叫我們被擴大。有人打你的右臉，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；有人要拿你的裡衣，連外衣也由他拿去；有人強逼你走一裡路，你就同他走二裡路（參太五 39-41）；這樣你就大了。這些打右臉，拿裡衣，逼走一裡路，不該有的事臨到，乃是為著擴大你。一件衣服就摸著了他，就值得他發脾氣，就值得他失去信徒的體統，這是小的人。

倪弟兄說，我們若能憑著裡面神所給我們大的生命反應，接受順服神在環境上的安排，叫我們所遭遇的一切，我們就會越過越被擴大。主信託你，叫你顯出他的恩典來，叫你顯出他的寬大來，如果你沒有作，那是最大的損失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19.【無論如何你們不可以打他】倪弟兄被六位配搭的同工聯名在會中宣佈革除後，許多人氣憤不平，認為倪弟兄講道有亮光，有能力，許多人因他講道而得救，並且聚會的地方，也是由於房東與倪弟兄父親友誼的關係，便宜租下來的，如今竟把倪弟兄革除，實在太沒有道理了；因此對那六位同工大表不滿。那個領頭革除倪弟兄的弟兄，更是成為眾矢之的。有一天，有人甚至就要動武打他。倪弟兄見此情景，立刻伸手擋住他們，同時又以身體遮護那位領頭的同工；因為倪弟兄的身裁比那位同工高大，整個人就把那位同工遮蓋起來；並且大聲地對弟兄們說：「你們不可以打他，若要打他，就先打我。他是神所愛的，也是我所愛的。他是我們的弟兄。我已經赦免他；你們也應該赦免他。無論如何，你們不可以打他。」這樣，他們才沒有動手。那位同工深深受了感動，當場流下淚來。神的愛從倪弟兄身上流露出來，基督得勝的生命藉他得以彰顯。生命吞滅死亡，這場風波遂告平息。

「…惟有愛能建造人」(林前八 1)。愛能建造人；也能把人建造在一起。經過十字架的破碎，才能湧流生命；這生命最大的特性就是愛。

倪弟兄說，神的靈必須通過人而出來，必須有人的愛，才能有神的愛；必須有人的思想，才能有神的思想；必須有人的定志，才有神的旨意。若是人的外面的人已經作他自己的事，有他的思想，看法，愛好，定意，他忙他的，裡面的人就沒有路走。

神需要把你外面的人打碎了，才能用你這個外面的人。你外面的人沒有被打碎，你是作你自己的事，愛你自己的人。神必須把你外面的人打碎，才能用你這破碎的愛，來愛眾弟兄；你的這個愛才能被擴充。裡面的人要用外面的人去愛。

當外面的人真被打碎後，就不能再單獨行動，而是受裡面的人的支配。這樣，在我們身上，就只剩下一個人，外面的人變成零零碎碎的東西，給裡面的人去用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20.【意志心思在聖靈管治之下】倪弟兄是一個被神破碎的人，他的意志，心思服在聖靈管治之下。他自己作見證說：

有一次我帶一位內地會的領袖去聽史百克講道。講完以後，普通人一定問，剛才的信息如何。但我和他回家的時候，我沒有問他；他先說起來，他說史百克的意志太強。我告訴他，我的意志也是頂強的。這個領袖名叫貝克(Baker)，他說，那你怎麼能夠與他合起來呢？不錯，外面的意志越強大，越不容易合得來；但他並不知道，我們能合一乃是由於裡面的人，而不是由於外面的意志。今天如果要我們裡面的人與外面的人相稱，裡面的人就必須長大；裡面的人一長大，就可以管治外面的人。

有的人心思太強，這些人的心思需要被裡面的人管治。我讀過新約好幾百次，雖然不能說比所有的人多，但至少比許多人多。我可以找出上百處的經節是彼此相反的；但是我沒有這樣作；因為我的心思是在聖靈的管治底下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

21.【攻克己身破碎自己】倪弟兄的攻克己身也是破碎自己的一種。他說：

我有一次到安徽區，安徽人喜歡吃麻油。我最怕麻油；但是我在他們中間吃了十六天麻油。他們見我吃飯太少，就問我喜不喜歡吃皮蛋；我說好；但是結果端出來的皮蛋還是浮在麻油中。

同工們受人接待，人擺在你前面是什麼東西，你就吃什麼。除了身體軟弱以外，需要作一個叫人容易服事的人。你在家裡，作什麼都可以；但是出門就沒有那麼容易。

我們要知道如何處豐富；但是處豐富不是享受豐富。我知道如何吃，我也知道如何不吃。一個在食物上放肆的人，證明他在神面前是沒有受過約束的。如果我需要一隻雞，則天天都可以吃一隻雞。如果不需要的話，五隻雞擺在面前都可以不吃。我只吃我的分。

撒但的犯罪就是想寶座(參賽十四 13-14)；人的犯罪就是想要吃(參創三 6)。不是吃多吃少的問題，乃是人擺的是什麼，我們就吃什麼。他們給我們什麼，我們就不例外要求。我到人當中，我還是維持我的地位；不然的話，就會給福音不好的印象。許多年輕作工的人出去時，我請他吃一餐好飯。這一餐就斷定他出去，或者不出去。也許這句話不好說，說了，下一次就不容易請人吃飯。

有一次別人給我一張床，床是彈簧床，但是不能躺下去；因為床乃是由小木塊拼成的，一轉身就

會發出聲音。我不但怕別人發的聲音，更怕自己發的聲音。作工的人要學習處豐富，也要學習處貧窮（參腓四 12）。作工的人到一個地方總得把自己壓在底下。

閩南有一位弟兄，他家裡的生活程度比較高。當他到比他生活更低的地方作工，他就受不了了。我們個人在家裡要吃、要住、要穿什麼，乃是自己在神面前的事。但是我們作客住在別人家裡面時，就需要照著該家的程度而生活。習慣是一件事，受苦的心志又是另一件事。我們不管身體多軟弱、多有需要，也要學習低得下來。不要叫有一個地方教會，覺得接待主的僕人是一件麻煩的事。如果你在家裡學習活在低處，這樣別人如果把你放得再低，你也能忍受得住。只有一個學習克服自己身體的人，才能在人面前不給人難處。只有一個受苦的心志，才能給我們力量，在人面前低下來。所以必須要學習克服身體。（攻克己身能使我們沒有己的揀選，沒有己的好惡，而有破碎自己的效用。）

同工們不要挑太好或太壞的地方住，要找中等的地方。一旦挑選以後，則要住在那裡直到離開；你就是住在獅子洞，也要等到天亮；主沒有來，你不能自己出去。除非有別的安排，不然你不能自己挑選。許多作工的人就是因為搬家而出了事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聲弟兄的十字架》